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一年三月

王鳴盛年譜（下）

陳鴻森*

王鳴盛 (1722-1797) 為清代經史巨擘，有關王氏學行事蹟，舊有黃文相《王西莊年譜》一編 (1947)。顧其譜紀事頗多闕略，繫年亦時有譌誤。蓋王氏中歲以後所為文，並未結集付刻，致乾隆三十年以後，迄嘉慶二年卒，此三十餘年行實，黃譜所記寥寥。余曩為《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得集外文百五十篇；復參以其弟鳴韶《鶴谿文編》稿本、王氏世譜及《蛾術編》足本九十五卷等，諸書皆過去學者所未及引。今排比事實，條其歲月，別為是編，較黃氏舊譜不啻倍蓰過之。譜後附〈著述考略〉，各記其書撰著要旨及其版本，以備考鏡。

關鍵詞：年譜 王鳴盛 吳派 乾嘉學術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合聘
本文係作者97-98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王鳴盛學術研究」（編號：NSC 97-2410-H-001-08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 五十五歲

主講笠澤書院。

《蛾術編》卷七九「第四橋」條，先生自云：「余主震澤書院講席十五年」，黃文相《年譜》引此，謂「其去就年月均不可考」（見乾隆丙午條）。按王鳴韶《鶴谿文編》冊一有〈秋樹讀書樓詩序〉一文，中言：「吳江史君赤霞，居邑之平望里，好讀書，工為詩歌。……乾隆丙申之秋，持所著《秋樹讀書樓稿》謁吾于笠澤書院」云云，其文蓋為先生代筆。又，上海圖書館藏乾隆間鈔本《隸釋》，書後先生手跋云「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月十八日，震澤書院繙閱一過」，則先生申、酉年已在震澤，下迄丁未猶主講席，共十二年。意者先生蓋五十四年病目喪明後辭去，由此逆推之，則先生主笠澤講席應在去年乙未。

按此書院名，先生文「震澤」、「笠澤」互見。檢《震澤縣志》卷七〈義學〉：「震澤書院，在北門內下塘巷。……乾隆十一年，知縣陳和志創建。」無笠澤書院。然同治《蘇州府志》卷七二〈陳和志傳〉言：陳氏乾隆六年知震澤縣，久於其任，「愛養士子，建笠澤書院，修邑志」云云，則二者實一也。同治《蘇州府志》卷二七云：咸豐十年燬。五月，建陽徐家恆三千里外，郵寄所著《詠芬堂詩稿》乞序。（《鶴谿文編》冊一）

夏，鶴谿編次家中藏書，為《鶴谿書目》一卷。

〈鶴谿書目書後〉云：「鄙拙一無所事，惟寄情于讀書，非有事及客至不廢也。而無書可讀，連年時復掇拾。苟遇秘冊，不憚借貸質衣及捐棄舊藏法書、名畫、端硯以易之，又得二萬餘卷。間得秘籍及名人收藏本，快意之私，惟恐人知而攘之，又惟恐人不知予之有異書也。……乾隆丙申夏，因編次書目，分經類、經解、小學、六書、音韻、正史、編年、野史、霸史、地志、金石、年譜、子書、說部、類書、詩話、雜家、總集、文集、詩集，共二十類，合為一卷，而記聚書之艱難于後。」（《鶴谿文編》冊三）鶴谿著作多蕩佚，惟《文編》稿本僅存，然典藏秘閣，書未易見。今錄此，以見其人性情。

秋，史善長訪先生于笠澤書院，以所著《秋樹讀書樓詩稿》乞序。（《鶴谿文編》冊一〈秋樹讀書樓詩序〉）

本年所為文，有〈重修馬城宮玄帝殿碑記〉、〈留嬰堂記〉。（民國《吳縣志》卷六〇引《吳郡西山訪古記》）

據《西山訪古記》言：前者碑刻在吳縣馬村本宮；後者在消夏灣西蔡本堂。不知其碑今尚存否？

是年胡承珙、劉逢祿、臧禮堂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 五十六歲

主講笠澤書院。

三月十八日，閱《隸釋》，采數條入《尚書後案》。（上海圖書館藏本先生手跋）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京邸，年五十五。（段玉裁《戴東原年譜》）

八月，錢大昕服闋，以親老不復入都供職。（《竹汀居士年譜》）

秋，門人金曰追校勘禮經，成《儀禮經注疏正譌》一書，以其稿就正於先生。（本書卷首先生序）

金曰追，字對揚，一字璞園，先生邑人，乾隆四十五年歲貢。少從先生受業，推為及門第一。研究實學，於群經注疏，凡文字之異同、注疏之外譌，精心校正，並有成稿。《儀禮》一經尤完備，錄為《儀禮經注疏正譌》十七卷。乾隆庚戌，詔刊石經，阮元分校《儀禮》，多采其說云。（光緒《嘉定縣志》卷一九本傳）

按張其錦《凌次仲年譜》乾隆四十九年條載：凌君赴揚州，與汪中訂交，汪氏手書錢大昕等十六人姓名示之，曰：「此皆海內通人也，與吾夙相交契者。今得君，合十有七矣。」十六人中，其四即金曰追。汪中於時流恆多否而少許可，乃與金君交契，其為時儒推重如此。

是年馬瑞辰、宋翔鳳、姚椿、鄧顯鶴生。余蕭客、秦大士、賈田祖卒。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 五十七歲

主講笠澤書院。

三月二十二日，錢大昕至蘇州，與先生晤敘，談良久。（錢大昕《竹汀日記》）

五月，幼男百全卒，先生傷慟甚。（《西莊遺文輯存》卷六〈跋玉谿生詩箋注二〉）

是月，錢大昕應總督高晉之聘，為江寧鍾山書院院長。與諸生講論古學，以通經讀史為先。（《竹汀居士年譜》）

六月初三日，評閱《玉谿生詩箋注》，跋之。

先生〈跋〉云：「戊戌六月初三日，震澤書院評閱。予因幼男百全慘亡，傷痛幾欲廢書不讀，院中又無書可看，故聊爾閱此。然予近日頗愛李義山、高季迪兩家詩，因季迪詩太亮，必以義山之行曲者參之也。（兒生後即得奇疾，其母抱持之，三十晝夜不臥，而兒仍亡，情狀之慘極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先生手跋，《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據先生庚子秋跋文，此兒妾陳氏所產。

嘉定縣令傅作霖在任三年，多惠政，是秋，以母老移疾歸。（光緒《嘉定縣志》卷一一）士民聞其欲去，將赴省門阻止，不可得，乃相率迎其位于縣學，勒碑以志思慕。昔陸隴其為令是邑，其去，邑人集歌思之篇為《公歸集》；今士民復集歌頌傅令之篇，錄為《後公歸集》，屬先生序之。（《鶴谿文編》冊一）

是年，江藩年十八，先生於江聲家見藩所著《爾雅正字》，嘆賞之，囑江君招藩往謁。先生嘗語江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為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三人而已。」（《漢學師承記》卷三先生傳）

江藩《爾雅小箋·序目》云：「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譾陋，為《爾雅正字》一書，承艮庭先師之學，以《說文》為指歸。……王西泝光祿見之，深為嘆賞。謂予曰：聞邵晉涵太史作《疏》有年矣，子俟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本書卷首）按《師承記》卷三記此事作「年十六」，則為四十一年事也，二書所記不一。據閔爾昌《江子屏年譜》，四十三年余蕭客卒，是年江藩始從江聲學，則作「年十八」為近，今改繫於此。惟江藩好為張大之言，其事虛實蓋難質言。江藩本年方從江聲遊，乃遽承其旨，已成《爾雅正字》一稿，成書毋乃太易？另據邵晉涵〈爾雅正義序〉云：「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恆用自隨；意有省會，仍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清經解》卷五〇四）則邵氏《正義》乾隆四十年始創稿，其時邵氏修四庫書，《正義》成書正未有期；且邵氏才學，向為諸名宿所推重，詎有先生一見藩稿，即勉之以訂正邵書？此先生身後，江氏假先生言以自重

耳，故或言十六歲著書，或言十八歲，殆未必實事也。今姑錄之，並記所疑如此。

陳逢衡、錢侗、唐鑑生。李文藻卒。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 五十八歲

主講笠澤書院。

錢大昭著《兩漢書辨疑》四十二卷成。先生稱其書「校訛補闕，精深確當，披卻尋竅，闡幽決滯。生於幾千百年以下，追及幾千百年以上之事，恍如掌上羅文，一一皆可指按」，較之劉原父《兩漢書刊誤》、吳斗南《補遺》，不可同年而語矣，洵班、范之功臣，史家之指南也。三月，為序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錢書凡《漢書辨疑》二十二卷、《後漢書辨疑》十一卷、《續漢書辨疑》九卷。先生〈序〉略云：「兩《漢》文字近古，與五經相出入，不識字、不通古學者固難與語此。可廬精於《說文》，深通古訓，穿穴經史傳記、墓銘碑碣，善求其間，識純而心細，實事求是，不屑為支蔓語，故能折衷群疑，而於官制、地理所得尤多。」又言：「予向因專力治經，未遑究心乙部。……異日拙著《尚書後案》成，當研考諸史，庶幾與可廬共相析疑矣。」則先生專意治史，在《後案》告成之後。

十一月二十一日，葬虛亭先生於新陽縣東南門外車塘。先生綜其行實，撰為墓誌（見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六，又《西莊遺文輯存》卷八），復屬錢大昕、魯九皋為文銘之。

錢大昕〈虛亭先生墓誌銘〉云：「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潛研堂文集》卷四三）先生〈清故王府君墓誌〉同。而《西泚居士集》卷一八有〈己亥秋葬二親除夕拜畫像泣賦〉詩，與〈墓誌〉異，未審其故。

魯九皋〈虛亭王公墓誌銘〉見《山木居士外集》卷四，云：「猥以文字辱西莊先生之知，先生命誌公墓。」文士之作，究不如錢文質實有情味也。

冬，序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云：「吾友鮑君以文，與予訂交一星終矣。其為人淹雅多通，而精於鑒別。所藏書皆珍抄舊刻，手自校對，實事求是，正定可

傳。……君不敢自祕，出其所藏，次第壽諸棗木，樂與學者共之，乃彙為五編，曰《知不足齋叢書》。……百數十年以來，窮經考史之學彬彬繼起，而古書堙晦者，傳抄刊板亦日以益眾。當此時，而以文之《叢書》出焉，豈非經學、史學之羽翼哉！……予雖婣陋，頗與以文有同嗜，所見宋元舊刻，若學士（盧文弨）所舉足本《風俗通》十卷之類，多可寶者，行將盡出，以佐以文之不足焉。」

是年《尚書後案》三十卷告成，距乙丑年草創，寢食其中三十餘年，其于發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竭盡心力矣。

先生〈自序〉述此書要旨云：「《尚書後案》何為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予徧觀群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晚出〕二十五篇，則別為《後辨》附焉。嘻！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本書卷首）錢大昕撰先生〈墓誌〉云：「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偽，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間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

先生復延江聲於家，商訂疑義，《後案》始付梓行世。

孫星衍〈江聲傳〉云：「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為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平津館文稿》卷下）

許桂林、葉志詵生。劉大櫟、羅有高、洪榜卒。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五十九歲

主講笠澤書院。

二月，高宗南巡，與在籍諸臣錢大昕、潘奕雋等至淮上迎駕。（《竹汀居士年譜》，潘氏《三松自訂年譜》）晤王昶於行帳，先生與錢大昕用韓昌黎〈郾城夜會〉韻聯句。（《西泠居士集》卷六，《潛研堂詩續集》卷三）

是春，先生與鶴谿至崑山，過孔萼莊所。孔君出所藏明天順、成化間衡州別駕甘用汝等所舉〈斯文會圖〉共賞，屬先生為之記，鶴谿復跋其後。（《鶴谿文編》冊三〈跋斯文會圖〉）

按先生〈記〉文未見，俟再訪。

五月，鶴谿得一子，先生為命名曰嗣業。歲杪，病熱殤。（《鶴谿文編》冊四〈兒嗣業瘞誌〉）

中伏日，校《太平寰宇記》，自一百二十八卷淮南道滁州起，至一百五十卷隴右道太平監止，改正分卷錯誤一處，補脫正誤數十處，跋識其後。（南京圖書館藏本先生墨蹟）

七月，病中評閱元人袁凱《海叟詩集》，跋之。（《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按先生評點本現藏昆明師院圖書館。先生跋云：「詩至南宋之末而盡矣，已無復有詩矣。元人欲趨唐調而未能也，其去古最遠者，尤在五言古風一體。」而海叟五古平易疏淡，樸實簡老，自可傳也，蓋於「舉世久不為之後而獨為之，故足重耳」。

九月，於鹿城舟次閱馮浩《玉谿生詩箋注》，跋識其後。

按先生詞館教習出馮氏之門，先生〈跋〉略云：「丙戌曾造謁，蒙贈此書。予專意治經，是以藏之篋衍，不暇細讀。今經業告竣，出而讀之，讀之三年，愈覺有味。……〔孟亭〕先生性淡靜，不自矜銜，亦不好追逐標榜。要之，穿穴功深，今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十八日，復跋《玉谿生詩箋注》，時先生妾陳氏抱疾將危。

先生跋識云：「庚子九月十八日院中閱，時其母（按指幼兒百全母）陳氏以積衰抱疾將危，老懷尤添悲苦。」下月復記：「今又漸愈，十月初三日院中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手跋，《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二十二日，到嘉定，訪邑令姚學甲；又晤錢大昕、錢塘、諸廷槐。二十五日，過錢大昕所，觀其近著。（同上）

是秋，《尚書後案》刻成。（本書扉葉）

按此書刻後，風行海內外，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五載：「銅商赴日本採辦銅斤，恆攜《尚書後案》獲利，歲以為常。頻來借印，板致漫漶。當銅舶抵埠，土人必來詢曰：『此來有王夫子書否？』」

先生《尚書》既卒業，乃專力治史。毛氏汲古閣所刻十七史行世已久，顧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因取其書次第校勘，「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詮解蒙滯，審覈踳駁」。（先生《十七史商榷·自序》）

先生嘗言：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聘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此先生治史之宗旨也。（同上）

秋，門人金曰追舉歲貢。（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四〈科貢〉）

十月六日，興工起造祠堂。（《西莊遺文輯存》卷六〈玉谿生詩箋注跋〉）

是月，跋吳縝《五代史纂誤》。（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錄》卷五，又《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先生跋云：「吾友邵編修在館中搜得薛居正《舊五代史》，聞其已繕錄清本，行將進御，因先呈總裁掌院相國于公（名敏中）。公留閱未竟，己亥冬，于公卒，書遂浮沈不可復得，誠恨事也。予家居，聞此書將有刻本流傳，翹企待之。今秋錢進士塘自都下歸，為述如此，可禁悵然。」按邵晉涵《舊五代史》輯本未嘗亡，此傳聞之誤耳。先生墨蹟現藏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

孫星衍遊吳門，以先生及江聲同治《尚書》，因造門謁見，共論鄭學。（張紹南《孫淵如年譜》）

冬，錢塘來書，論克殷以迄春秋曆年。蓋先生主鄭康成之說，以克殷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錢君以〈武成〉、〈召誥〉、〈顧命〉、〈畢命〉諸篇所書月日推驗之，不能合，因來書謂「不若用三統積年為得所依據也」。（《溉亭述古錄》卷二）

錢塘來書云：「前往年謁先生於吳門，得讀所著《尚書後案》，時卒卒未獲盡一紙。今年冬，兒子自故鄉攜此書至金陵，始略涉其涯涘，喟然興嘆：後世談《尚書》，不宗鄭氏則已；宗鄭氏，則先生闢古文之偽，

闡康成之微，援據博而別擇精，遠出孔仲達《正義》之上。千載而下，非先生是歸而誰歸與！」蓋錢塘昔於先生處所見為稿本；是年秋，《後案》刻成，故錢君得有其書。

錢塘，字學淵，一字溉亭，嘉定人，錢大昕族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選江寧府學教授。少與錢大昭及弟坫共學，於音聲文字、律呂推步，尤有神解。著有《律呂古義》六卷、《史記三書釋疑》三卷、《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等。《清史列傳》卷六八有傳。

本年所為文，有〈西隱寺修建記〉。

光緒《嘉定縣志》卷二九〈金石〉載：「〈西隱寺修建記〉，乾隆四十五年王鳴盛撰，王鳴韶書，錢大昕篆額，在本寺。」其文俟訪。

是年管同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 六十歲

主笠澤書院講席。

五月二十一日，六十初度，有〈六十寫懷〉四首。（《西沚居士集》卷一九）

〈六十寫懷〉其四曰：「半丘半郭繞谿灣，仕隱相兼賸得閑。人在不夷不惠里，學居亦史亦玄間。古賢極意勤追仰，俗客何心斷往還。十載昨非今是否，知非非定可全刪。」此可見先生斯時心境。按此詩所用典實，《蛾術編》卷七九「自壽詩自賀詩」條嘗自道之。

閏五月，袁廷禱母韓孺人卒，先生為之傳。（袁廷禱輯《霜哺遺音》卷一，又《西莊遺文輯存》卷八）

七月，金曰追卒，年四十四。先生深痛其亡，有祝予之嘆。（《西莊遺文輯存》卷二〈儀禮經注疏正譌序〉）

先生〈儀禮經注疏正譌序〉云：「曩者丁酉秋，璞園曾以此編質予，明年戊戌夏，草草題數行而歸之，意未盡也。越四年，璞園卒，祝予之歎，惘乎有餘悲焉。」據此，則金氏卒於是年；光緒《嘉定縣志》卷一九金君本傳則云：「乾隆庚子〔歲〕貢，是歲卒，年四十四」，與先生說異。按先生之序撰於當時，似較《縣志》為可據，今繫於本年。李賡芸〈哭金樸園明經〉詩：「到死惠書成絕筆，返生無術破重冥。」元注：「七月三日君作書寄予，屬借《說文繫傳》，乃封書後不羅預，頃

而溘然遽逝，蓋眠食如常，故醫藥弗及也。」（《稻香吟館詩稿》卷一）則金君七月卒。

冬，錢大昕為訂正《尚書後案》若干事，先生覆書稱謝，云「海內能讀此書者，不過十餘人」。

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卷二二有先生〈與錢竹汀書〉：「上次賜示零星小誤，叨教已深；今又承指應改二處，直諒、多聞兼之矣。向後一有得，乞即寄來，切切。海內能讀此書者不過十餘人，如紹弓、輔之又遠隔京華，不得不向吾兄而求益；其不及盡改者，總入《蛾術編》可也。順問孝履，餘不一。」柴德賡〈王西莊與錢竹汀〉一文引此札，云：「札無年月，札後問孝履，當是乾隆四十七、八年竹汀丁母憂時事。說不及盡改可總歸入《蛾術編》，必屬晚年著作，其為《十七史商榷》無疑。」（見氏著《史學叢考》）柴氏此文流播甚廣，其說實非。按錢大昕四十六年九月丁母憂，其冬旋里，蓋是時始見先生《後案》；《十七史商榷》刻於五十二年，其時錢大昕服除已久，其不指《十七史商榷》斷然可知。先生著《後案》，寢饋其中者三十年，宜其自負海內能解此書之用心者鮮有其人。

先生復就歷年考證經史、《說文》、地理、金石等札記，分類編纂，為《蛾術編》一書，是年略已具稿。

按《蛾術編》經始何年，無明文可據。譙陋所及，其名似始見於上引〈與錢竹汀書〉，蓋其書是年略已具稿。四十九年正月，先生撰〈儀禮管見序〉，云：「夫說經之必有所專主，此漢經師所謂家法，予撰《十七史商榷》暨《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西莊遺文輯存》卷二）可為佐證。

先生外孫姚承緒〈蛾術編跋〉云：「此書成於晚歲，取平時著述彙為一編，分〈說制〉、〈說地〉、〈說字〉、〈說錄〉、〈說刻〉、〈說人〉、〈說集〉、〈說物〉、〈說通〉、〈說系〉十門。其書囊括經史，牢籠百家，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先是《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久雕板行世，此獨後出。或勸之梓，先生曰：『是編之成，一生精力實耗于此，當有知我於異世之後者。』如是者四十年，海內咸想望丰采。」（本書卷末）

是年，次君嗣穫年二十四，受知於學政彭元瑞，補嘉定縣學生員。（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六載錢大昕〈實庵小傳〉，又《嘉定縣歷科入泮錄》）

錢大昕〈小傳〉云：嗣穫「其文昌明博大，不屑為詹詹小言，族黨咸以大器期之。乃六試鄉闈，六薦不售，其命也夫！」（同上）則久困於諸生，終不得一第。

徐松、周濟生。朱筠、顧九苞卒。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六十一歲

主講笠澤書院。

錢大昕去秋丁內艱，足不出戶，纂次歷年考訂諸史札記，為《廿二史考異》，成書百卷。（《竹汀居士年譜》）

是年，先生以新刻《尚書後案》數十部寄揚州安定書院，囑示諸生。焦循得其一，深好之，日夜翻讀，月許能言其略。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府君二十時，讀書安定書院，王光祿新刻《尚書後案》成，以數十部寄院長丹徒（森按：應作「丹陽」）吉渭巖先生，屬示諸肄業者。府君得其一，日夜翻閱，月許遂能言其略。」按焦氏乾隆二十八年生；年二十，則本年也。惟檢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里堂札記》丙辰年〈答王西莊先生書〉言：「甲辰，於李喬生（保泰）學師處求得《尚書後案》，則為四十九年事，其人亦異。今姑依焦廷琥〈事略〉繫此。」

段玉裁見先生《後案》校訂《說文》引〈商書〉一條，深韙之，采其說入所著《說文解字讀》。（段氏《說文解字讀》頁九八）

《說文》辵部「返」字下引「商書曰：祖甲返。」段氏《說文解字讀》云：「商書曰『祖甲返』，今偽《古文尚書》無此文。〈無逸〉篇言祖甲，鄭君注云：『武丁子帝甲也。』而經文無『返』字，且〈周書〉也。《汲冢竹書》：『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沈約注：『祖甲征西，得一丹山。』疑許君見孔壁十六篇中〈商書〉語與《竹書》相合者。……壬寅歲，見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云：『《說文》引祖甲返，疑即〈西伯戡亳〉篇之祖伊反也，伊誤作甲，而返

與反則字通也。』王說為是，予前說非也。」今《說文注》此條段氏冒為己說，云「依《集韻》訂」。（二篇下）

本年所為文，有〈折漕報功祠復祀碑記〉。

按光緒《嘉定縣志》卷二九〈金石〉云：「在本祠內。乾隆四十七年王鳴盛撰，錢大昕篆，吳軒翹書。」

胡培翬、孫經世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 六十二歲

主講笠澤書院。

是年馮登府、李貽德、苗夔、錢儀吉、張聰咸、焦廷琥生。孔繼涵、黃景仁卒。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六十三歲

主講笠澤書院。

正月上日，撰褚寅亮《儀禮管見》序。（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按先生此序頗申其治經專守鄭康成一家之說，一則言：「史學不必有所專主，而字學、經學則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許叔重，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再則言：「大抵鄭學覽文如詭，觀理即暢。顧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間，說經者十九皆以叛鄭為事；其叛鄭者，十九皆似是而非。」褚君《儀禮管見》斥敖繼公《集說》意不專在解經，惟好與鄭玄立異；其說有不通，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詞。先生引為同調，亟稱褚君是書「辨敖氏之失，而鄭氏之精乃明；抑豈特為鄭氏功臣哉！所以欲明鄭注之精者，正為鄭注明而經義乃明也」。

春，高宗南巡，與在籍諸臣迎駕行在，高宗垂詢先生起居，有大綬、荷囊之賜。督、撫咸敦促出山，先生婉辭報謝。（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本傳）

十一月，鶴谿從《春秋傳說彙纂》、永樂《春秋集傳大全》及徐氏《讀禮通考》等書所引始祖彥光先生《春秋集傳》佚文，纂輯鈔錄為一帙。（《鶴谿文編》冊三〈鈔春秋集傳跋〉）

是年趙源治撰〈重修關廟碑〉，先生為書石，錢大昕篆額。（光緒《嘉定縣志》卷二九）

江右吳照來從學，先生授之詩法，一以唐人為師。（《湖海詩傳》卷三五）間聞先生論文字偏旁之說，乃知六書之法衰於隸，欲求古人制字之原，必求之《說文》；而偏旁之意不明，則《說文》不可得而通。吳君遂本斯旨，退而尋究之，成《說文偏旁考》二卷。（吳照《說文偏旁考·自序》）

吳照，字照南，江西南城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貢，官永新縣訓導，改大庾縣教諭。少從先生及王昶遊，王氏《湖海詩傳》卷三五云：「照南才華清綺，詠蕩不羈。少從張觀察銘來松江，過吳門，得詩法於禮堂光祿，一以唐人為師。及予至江西，照南來執弟子禮，餘人不直掛眼也。通六書，又工畫竹，人以為金錯刀之比。」吳君著《說文字原考略》六卷、《聽雨齋詩集》二十六卷，先生並為之序。

王筠、羅士琳、方成珪、包世榮生。程晉芳、李惇、孫希旦、蔣士銓卒。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六十四歲

主講笠澤書院。

春，錢大昕應巡道章攀桂之聘，主婁東書院。（《竹汀居士年譜》）

趙翼歸田後，刻歷年所為詩約二千篇，為《甌北詩集》。是夏，先生為撰序。

先生〈序〉略云：「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菰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沈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而其所歷之境，又甚異於人，或在廊廟臺閣，或在軍旅封圻，或在山林田野，「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菰既兼之矣。承恩優渥，揚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其境，而耘菰之詩出焉，能不為近時一大宗哉！」（趙翼《甌北集》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是年，門人嚴蔚輯《詩考異補》二卷成，先生嘉其篤志窮經，輯補三家遺義，誠足以備參訂、扶衰緒矣，爰為之序；更以輯次《左傳》賈、服舊注屬望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嚴生豹人，年少俊才，篤志窮經，踵厚齋、思菴兩家，為之輯補，誠足以備參訂、扶衰緒矣。抑古注之亡而可惜者，《易》、《書》、《左傳》也，《易》有李鼎祚《集解》及惠定宇《易

述》，又有江藩補遺；《書》有江聲之《集注音疏》及鄙著《後案》，似無遺憾矣。惟《左傳》古注盡佚，獨存杜預，生其有意補之乎？他日成，予尚能為生序之。」按嚴蔚從曾祖虞惇（思菴），著《讀詩質疑》一書，後附〈考異〉一卷，補王應麟《詩考》所未備；嚴君此書復摭摭所遺，以補兩家之缺。

嚴蔚，字豹人，江蘇元和人。國子監生。家有二酉齋，所藏舊籍，多前人錄目中所未具者，盧文弨為撰記，亟稱其所校《左傳正義》及所梓《左氏賈服義》之精。（《抱經堂文集》卷二五〈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門人汪鳴珂偕其友程勳（懋哉）刻宋政和《聖濟總錄》二百卷成（汪氏燕遠堂刊本），先生為序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謂此書集十三科之大成，所載之方幾二萬，以病分門，可補巢氏《諸病源候論》、孫氏《千金方》之不足。顧其書政和以後，再刻於金大定，三刻於元大德，四五百年以來，舊板漫滅，印本流傳日少。汪君購得書板，中多殘闕，因與程君多方訪求，匯為全部，捐貲補刻之，使流播醫林，拯危扶困，其利人益世者甚溥。

程恩澤、林則徐、姚瑩、陳沆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六十五歲

主講笠澤書院。

五月，跋元歐陽玄《圭齋文集》。（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五四二）

按宋濂〈序〉謂《圭齋集》燬於兵火，此集不過辛卯至丁酉七年中所作。先生即其文考之，知此書乃後人掇拾殘稿，隨所得編入之，不盡宋序所稱七年中之作也。

六月，于鰲圖（滄來）署震澤令。（于氏《滄來自記年譜》）是秋，出乃父畫卷求為題識。蓋其父宗瑛為先生同年友，在詞垣日，最稱莫逆。詢知已歸道山，睹物思人，為題識其後，並賦七言古體一章。

原卷舊藏陳垣勵耘書屋，先生跋文見黃文相《年譜》，又《西莊遺文輯存》卷六。惟黃《譜》以于君署震澤令在閏七月，誤。

是年陳奐、汪喜孫、梅曾亮生。孔廣森卒。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六十六歲

主講笠澤書院。

于鰲圖《滄來自記年譜》本年正月條云：「署震澤縣事。……時王西莊年伯主講笠澤書院，滄來相待，尊禮有加。諸生每課，膏火之外，加以厚獎，所拔之人皆名下士也。」

二月，序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嚴生豹人，安貧樂道，篤志嗜古，作《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漢人家法藉以不墜，此書出，彼杜氏之苟駁前師、嚮壁虛造者尚能以惑人哉！且夫學莫善於有本，而功莫大於存古，九經疏漢學佚其四，而《穀梁》之用范寧，猶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書》、《左傳》也。《周易》有李鼎祚、王應麟所輯，《尚書》有予所輯，漢學略具梗概；惟《左傳》未有輯本。予曩者序生所輯《魯齊韓三家詩》，曾反覆低回屬望之，生果能踐此言，再有此輯。彼《詩》有毛、鄭歸然在，生所搜羅，厥功差小；若此編繼絕表微，功視《詩》尤偉矣。」

三月，吳騫、鮑廷博、吳翌鳳同訪楊復古於松陵，小集湖樓。茗話之際，適先生至，相與流連款洽，極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去，吳騫有詩紀之。（吳騫《拜經樓詩集》卷五；又《愚谷文存》卷五〈重刻羅昭諫讒書跋〉）

按《吳兔牀日記》載此事作四月初三日，與本集異。

楊復古，字列歐，號慧樓，江蘇震澤人。乾隆壬辰進士，歸班需次吏部，截取知縣，不謁選。好誘掖後進，家富藏書，著有《夢闌瑣筆》等。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六有傳，云：「王鳴盛主講笠澤書院，與辨論古今，深推服之。」然《始存稿》三十四年重定本卷首受業門人有復古名，則從遊甚早。

四月，任兆麟刻所著《夏小正補注》，先生為序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予歸田二十五年，念史學之無人也，杜門掃軌，覃思考史為務，輟經不復治。重文田樸學，乃暫度史業，盡一日功觀之，

觀竟，益歎其善。其疏通證明，實事求是，兼采前哲時賢語，皆有裁斷」，其所校訂，間有盧文弨、戴震兩家《大戴》校本所未及者。

任兆麟，字文田，號心齋，江蘇震澤人。諸生。曾從彭紹升學；復從先生及錢大昕遊。嘉慶元年，薦舉孝廉方正，不就。後應阮元聘，課其二子。別著《毛詩通說》、《孟子時事略》、《弟子職注》等多種。《清儒學案》卷五三有傳。

八月八日，友人曹仁虎卒於廣東學政任，年五十七。（《潛研堂文集》卷四三〈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其子扶櫬歸，錢大昕為搜訪遺作，編次成帙，且為之序，並書一通寄先生。（《潛研堂文集》卷二六〈習菴先生詩集序〉）

錢大昕〈序〉云：「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庵少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既而先後通籍，徧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仲秋，于鰲圖復以其父宗瑛遺詩《來鶴堂全集》乞文，先生追述曩日詞垣舊事為序其首。（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畢沅撫陝時，訪得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頃附以元李好文所撰地圖，校而刻之。九月，先生為序其書。（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略云：「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餘，然皆南方之書，北方惟有此志與于欽《齊乘》耳。而長安漢唐都邑所在，事蹟尤夥，紀載尤宜加詳。宋氏此編，綱條明析，瞻而不穢，可云具體。厥後程大昌《雍錄》，好發新論，穿鑿支離，不及宋氏遠矣。〔秋帆〕先生既刻此，又於其間糾正踳駁，疏釋蒙滯，附於逐條之下焉。夫以軍民政務之填委，文檄簿牘之旁午，他人竭蹶應之，日不暇給，先生乃能以餘力表揚墜典，斯其才之大誠有過人者。若其靜察乎考古之足以證今，披圖案牘，以興革利弊，其補助化理最切，則尤先生用意之深也。」

是年秋，周廣業自京師南旋，邵晉涵委寄先生書。周君至蘇州，以指路者誤引胥門，未值。（周氏《蓬廬文鈔》卷五〈上王西莊光祿〉）

金曰追弟子張式慎，擬刻其師遺著，以《儀禮經注疏正譌》書稿就正於先生。乃輟數日之功，為審覈一周；復與門人費士璣商訂之，改補十數事。十月，序之。先生舉金君所校〈士昏禮〉五條，皆顧炎武《九經誤字》所未及校者，先生亟稱其書，以為「自鄭、賈以後，讐勘此經者，以璞園為首庸」。（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張子式慎「謀刻其師之遺書，奉以就正于予。予年衰目眊，嘉德華（式慎字）嗜學，能成其師之美，輟數日功，復為審覈一周。會吾門有費生士璣，亦篤志窮經，適館于予家，因相與商訂，又改補十餘事。而今而後，此經其可以毫髮無遺憾矣哉！」按先生己酉年兩眼喪明，此序言「予年衰目眊」，則先生病目此已有其兆矣，因招費士璣館於家，佐其校錄。

金氏《正譌》，先生推為校勘此經之首庸；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四則論其書「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於至當，以云正譌，誠不虛也」；惟金氏過信朱熹《經傳通解》，且「於宋元《注疏》刊本從未寓目，雖用力精密，萬不及後來盧抱經之《詳校》、阮雲臺師之《校勘記》矣。後之治《儀禮》者，舍此而求之盧氏、阮氏可也。」胡玉缙嘗平議兩家之說，謂金書於《通解》亦頗見斟酌，雖「未見宋元各舊本，根據薄弱，遠不逮盧文弨《詳校》、阮元《校勘記》之精，而所校有與宋元本闇合者，亦未可竟廢。」（《續四庫提要三種》頁八九一）蓋學如積薪，後來者上，校勘之業尤然。金氏雖未見宋元舊本，然於盧、阮之前，舉世所不為之時，獨能精心推校，導乎先路，故盧校頗多參酌其說，先河後海之義，固不可誣也。

費士璣，字玉衡，一字在軒，震澤人。以歲貢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第二，大挑以知縣分發貴州，權都勻通判。嘗受業於先生及錢大昕，於先生之學尤篤信云。（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八）先生嘗語人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園為第一，費子士璣次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四先生本傳）先生為費君撰〈窺園圖記〉，云：「費生治《易》，主費、孟、京三家；三家所闕，以後漢諸儒之習三家《易》者附之；又

就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祕逸」，著《易師說》若干卷。（《西莊遺文輯存》卷一）

冬，序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先生稱其書「盡掩永叔、德父、元敬、子函、亭林、竹垞、虛舟七家而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云。（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略云：「竹汀於史橫縱鉤貫，援據出入，既博且精，所作《廿二史考異》固已得未曾有；出其餘技，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軼前賢。……予曩與竹汀同居燕邸，兩人每得一碑，輒互出以相品騁。及先後歸田，予肆力於史，作《十七史商榷》，於金石未暇別成一書，而竹汀獨兼之。予才固不逮竹汀遠甚，竹汀顧欲得予言弁其端者，豈非以其才雖不逮而意趣則同故邪！」按先生所著《蛾術編》原有〈說刻〉十卷，道光間沈琳惠刻其書，延迄鶴壽校訂，迄君以〈說刻〉所載歷代金石，已見於王昶《金石萃編》，因削之未刻，妄陋甚矣。

是年，先生著《十七史商榷》全書告成，為書一百卷，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總九十八卷；另綜論史家義例崖略，為〈綴言〉二卷附於後，序而刻之。（本書）其書「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訛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尤致詳焉」。（錢大昕撰〈墓誌〉）

按先生序未記成書年月，洞涇草堂本眉端記「乾隆丁未新鐫」，則刻在本年。關於此書命名之義，《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史通」條：「知幾〈自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商榷史篇，遂盈筐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榷』之義亦竊取之。……《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又司馬溫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可見『商榷』乃史家語。」又言：「予幼攻《四書》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為，惟以考史為務，故每卷輒自題曰某述，亦竊比〔知幾〕『以述者自命』之意。」

先生〈序〉中自述撰著此書之苦樂：「暗砌蛩吟，曉窗雞唱，細書飲格，夾注跳行。每當目輪火爆，肩山石壓，猶且吮殘墨而凝神，搦禿豪而忘倦。時復默坐而玩之，緩步而繹之，仰眠牀上，而尋其曲折；忽然有得，躍起書之，鳥入雲，魚縱淵，不足喻其疾也。顧視案上，有藜羹一杯，糲飯一盂，於是乎引飯進羹，登春臺，饗太牢，不足喻其適也。」又言：「凡所考者，皆在簡眉牘尾，字如黑蟻，久之皆滿，無可復容，乃謄於別帙，而寫成淨本」，稿凡數易而始定。

此書與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齊名並稱，而二人各自成書，不相謀也。先生撰〈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云：「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一切典故無所不考，而其所尤盡心者地理也。蓋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地理既明，於古形勢情事皆如目睹。然後國運之強弱，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人才之賢否，皆可口講指畫，不出戶庭而知四海九州之遠，立乎今日而知數千百年之久，皆在是矣，此其所以為通儒也。」（《西莊遺文輯存》卷三）則先生所治雖舊史，未嘗不蘄志乎通儒之學也。

次君嗣獲佐校讐之役。

錢大昕〈實庵小傳〉云：「光祿以著述自命，經史子集四部咸備。經為《尚書後案》，史為《十七史商榷》。實庵方務舉子業，稍暇即抄撮群書，校錄善本，十餘年寒暑無間，故光祿嘗語人曰：『吾等身著述，皆吾兒校讐之功。』」（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六）

錢大昕聞《十七史商榷》刻成，來書索樣本觀之。（《潛研堂文集》卷三五）

按此信未具年月，據信中「《十七史商榷》聞已刊成，或有訛字，且未便刷印，乞將樣本寄下」云云之語，知為是年所作。錢書云：「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蓋先生《商榷》頗有詆訐前賢者，故錢氏婉言規之，欲其及時刊改也。

為袁廷檣跋其先世謝湖（槩）、志山（裘）兩家詩稿冊。

按謝湖、志山為明袁氏六俊之二，以文學有聲嘉靖間。先生跋文，本集不載，見單小英〈王鳴盛錢大昕跋袁氏詩稿二則〉。

張金吾、許梈、方申生。曹學閔、嚴長明卒。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六十七歲

主講笠澤書院。

二月既望，序任兆麟所纂《述記》。（《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四月，趙翼至蘇州，訪先生於閶門，趙氏有詩記之。（《甌北集》卷三二）

趙氏〈閶門晤王西莊話舊〉二首云：「握手論交紫塞塵，春明一出見無因。每逢後進思前輩，喜聽貧官作富人。（元注：君生事頗足。）讀史共推糾謬細，著書爭祕論衡新。形容別久猶堪認，知是閑居養益馴。」
「書生老不肯干休，福不如人名要留。愧我沈冥空廿載，如公著述已千秋。江湖游釣餘青笠，人世推排到白頭。乞得士安佳序在，他年或可附名流。（元注：前歲曾為拙集序。）」

五月望日，審閱任兆麟所訂陳懋仁《壽者傳》。（《心齋十種》本卷首）

六月，復為任君審閱所輯《四民月令》。（《心齋十種》本卷首）

是夏，周廣業於友人處見先生《十七史商榷》，來信亟稱其書議高論確，多昔賢所未經見及者，《後案》亦體大思深，經史得此兩書，洵稱觀止矣。（《蓬廬文鈔》卷五〈上王西莊光祿〉，又拙稿〈周廣業年譜〉）

錢大昕曩從吳門朱奂假得史能之《咸淳毗陵志》，錄副藏之，惜闕後十卷。是夏，乃從先生借鈔，補錄其全，有跋。（《潛研堂文集》卷二九〈跋咸淳毗陵志〉）

七月，門人汪照卒，年五十八。（王鳴韶《鶴谿文編》冊四〈少山汪先生哀詞〉）

十月，程瑤田來任嘉定縣學教諭，年六十四矣。（程氏《讓堂亦政錄》）

冬，周廣業自杭州訪先生於吳門。周君歸後，先生與之書，並以《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榷》兩種貽之。時周氏著《季漢官爵考》一書，先生屬其兼考魏吳官爵。（《蓬廬文鈔》卷五〈復王西莊光祿〉）

按周廣業著《季漢官爵考》三卷，其書未刊，稿本藏上海圖書館，王欣夫先生《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著錄（頁一一七六～七八）；另參虞萬里〈上海圖書館藏稿本解題四篇〉「周廣業《季漢官爵考》」條。

是年，先生患目疾，醫藥罔效。（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六載錢大昕〈實庵小傳〉）

朱駿聲、李道平、臧壽恭、薛傳均生。莊存與、翟灝、吳泰來卒。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六十八歲

主講笠澤書院。

正月，錢大昕應巡撫閔鶚元之聘，主蘇州紫陽書院，以實學教士，吳中士習為之一變。（《竹汀居士年譜》）

紫陽書院為錢氏及先生少時肄業之所，《竹汀居士年譜》錢慶曾案語云：「公（竹汀）追憶四十年前，賴名師益友，得窺古人堂奧，乃奮然以振興文教為己任，諭諸生以無慕虛名，勤修實學，由是吳中士習為之一變。」

是月，周廣業有答先生書，並簽記《十七史商榷》若干事相商。（《蓬廬文鈔》卷五〈復王西莊光祿〉）

按此信有「目光定已復舊，可勝翹祝」之語，則先生去冬已病目，此亦一證。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先生傳後次君嗣獲附傳：「乾隆戊申，父目忽瞽。」

四月，任兆麟從先生借得唐人梅彪《石藥爾雅》二卷舊鈔本。（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四）

任氏手跋云：「乾隆己酉夏四月，心齋居士任兆麟于光祿王丈頤志堂假得，校讀一過。此《頤志堂彙鈔》首冊也。」按《頤志堂彙鈔》其書未聞，蓋先生彙輯四部罕見舊籍為一編也，俟訪。

五月，序沈景運《浮春閣詩集》。（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十月，弟鶴谿卒，年五十八。

《續王氏世譜》卷四〈世紀〉鶴谿本傳云「生卒年不詳」；錢大昕〈鶴谿子墓誌銘〉云：「生于雍正十年某月日，歿于乾隆五十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潛研堂文集》卷四八）惟余閱湖南省圖書館藏王鳴韶《鶴谿文編》稿本，卷首有錢大昕手書題記，云：「鶴谿之文，其妙處有三，曰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較之吾鄉四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也。當世無謝象三其人者，遂使譌述不得流播海內；然豐城劍氣自有不可掩抑者，顯晦有時，必不終沒沒已也。」末屬「庚戌正月錢大昕題，時鶴谿下世已三閱月，撫卷泫然」。據此推之，則鶴谿卒於五十四年十月甚明，此當日所記，最可憑信。錢氏〈墓誌〉所記卒年，殆後來追記誤憶耳；《清史列傳》卷七二鶴谿本傳復沿其誤。鶴谿所著書，除

《文編》外，有《十三經異義》、《三傳經文互異考》、《翠微精廬小稿》、《入粵草》、《祖德述聞》等書，並稿佚莫睹。

王文思《昔夢錄》卷一云：「先曾祖鶴溪公，……新陽學諸生。績學，工書畫，不事家人生產。嘗游姊婿錢宮詹學幕，歸裝囊篋頗重，曾祖妣發之，皆名人法帖及書籍、古硯，不留一錢。應歲科試，學使者為光祿公同年，問公『鳳喈弟耶』？公答『偶同宗譜耳』，使者默然。……光祿公宦京師，公家居養親，不復應舉。尺墨寸楮，當世珍如拱璧；粵寇後，罕有存者。著作甚富，有《祖德述聞》四卷，敘先德綦詳，竹汀宮詹敘之，……亦燬於寇。」

是年，修訂《十七史商榷》，增刻十七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扉葉有一長方戳記曰「己酉重修原板，增刻壹拾柒葉」。蓋是年春周廣業來書商訂若干事，先生從其說刊改之（詳五十九年條），此見先生雖高視今古，然亦能服義納善也。

從遊潘妍艷君云：「《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此書，稱乾隆五十二年洞涇草堂本，今考之，其書斷非五十二年初刻之本。知者，此書西莊自序，末署『王鳴盛字鳳喈，號西沚謨』，然據吾師此譜所考，王氏易號西沚在五十六年，則其本必在五十六年以後可知；北大五十四年本序末作『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其刻當在前。予比覈北大五十四年本與今稱洞涇草堂各本，內文悉同，僅有一處差異：卷二『漢藝文志考證』條末，續四庫本作『又不如應麟遠矣』一句，所見各本皆同。北大五十四年本無此句，其文作『乃以其博采旁搜、貪多務得者為目錄之學，豈知目錄乃學中難事，必具精識、得師法，方可為之，豈廣收雜色草料之謂哉！以某鉅公較之應麟，則又邈若雲淵矣。』蓋西莊別有譏諷，今本則刪去此文，二者先後之跡固甚易明。然則續四庫所據以影印者，必在北大五十四年本之後無疑。檢見存洞涇各本葉數，並與北大五十四年本同，則俱已增刻十七葉，其非五十二年初刻之本審矣。」

先生病目，至是兩眼喪明，惟右目僅辨三光。（《蛾術編》卷七九「自壽詩自賀詩」條）因辭笠澤書院講席。

本年所為文，有〈重修吳相伍大夫祠碑記〉。（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卷二；又民國《吳縣志》卷六三）

按《吳郡西山訪古記》云「碑刻在吳縣胥口胥王廟」，其文俟訪。
劉文淇、黃式三、胡紹勳、夏忻生。任大椿卒。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六十九歲

病目喪明，次君嗣穫歷訪名醫視疾。（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先生本傳嗣穫附傳）

□月，錢塘卒於江寧府學官廨。（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九〈溉亭別傳〉）先生有詩哭之。

先生〈哭錢溉亭教授〉：「五十年間付逝波，三千里外一悲歌。老成以次相凋謝，衰朽於今更坎軻。客裏漫嫌鄉信少，集中漸覺輓詩多。我文他日憑誰定，公論惟君最不頗。」（見王初桐《海右集》卷三）

是年方履錢生。褚寅亮卒。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七十歲

目瞽家居。

春，趙翼過吳門，晤先生與錢大昕，有詩記之。（《甌北集》卷三四）

趙氏〈吳門晤西莊竹汀〉云：「握手相看鬢各皤，那禁老子此婆娑。後來良晤知猶幾，海內名流漸不多。世以博聞推敬播，天留微疾養維摩。（元注：二公皆有目疾。）朋簪最羨居相近，同在吳門步履過。」黃文相《年譜》次此於庚戌年，誤。

趙氏返常州後，復賦〈反矐目篇〉長句，祝禱先生雙目復明。（《甌北集》卷三四）

次君嗣穫徧訪名醫，後得吳興醫者閔雨峰針治之，是年三月，右眼得痊，復能見物。（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又《蛾術編》卷七九「自壽詩自賀詩」條）先生喜劇，自幸尚能搦管攤書，有詩四章志喜。（《西泠居士集》卷一九）

《西泠居士集》卷一九〈己酉雙瞽，辛亥醫針治，其右得痊〉詩云：「無端銀海有浮雲，一片朦朧盡暗氛。獨眼杜欽聊爾爾，良方張湛漫云云。隔垣洞矐誰開予，束炬回昏始遇君。倚賴皇天憐老物，金鑿刮膜策奇勳。」「視之不見強名希，老氏玄風或庶幾。三載觀空澈內鏡，一朝

破障撤重圍。何妨知白黑仍守，終願和光塵不違。笑向妻孥喜相對，宛從萬里遠遊歸。」「考史研經素所營，頻年輟業苦無成。霧霾三里俄都掃，心目雙清兩不盲。左氏何曾能再朗，西河未必獲重明。今朝搦管攤書坐，大幸居然在小生。」

錢大昕〈實庵小傳〉云：「方戊申歲，光祿患目疾，醫藥罔效，竟成雙瞽。迄辛亥，已四載矣，實庵徧訪名醫，得吳興閔君雨峰鍼之而愈，瞽目重開，實所罕覩，姻黨咸謂實庵之功也。」（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六）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先生本傳嗣獲附傳：「乾隆戊申，父目忽瞽，徧訪名醫。閱四載，得吳興閔雨峰鍼之而愈，人謂孝感。」二者正合。黃文相《年譜》以先生病目失明繫五十四年，復臆改《縣志》本傳「閱四載」作二載，誤。

門人費士璣倩工繪〈窺園圖〉以見志。四月三日，先生述其圖微意，並論漢人治經家法而為之記，口占使江聲書之。（朱玉麒〈元白先生所藏《窺園圖記》題跋〉，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一）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七十初度，有〈七十寫懷四首〉。（《西沚居士集》卷一九）周春以天台萬年藤杖貽之，並賦詩二章為壽。（周春《耄餘詩話》卷二）

先生〈七十寫懷四首〉其二：「頭方膽薄易沈淪，握槩懷鉛頗效勤。書守一師家法在，史參眾本校讐頻。乍驚輟翰霜侵鬢，尚冀藏楹火續薪。二十九年閑歲月，天非無意付閑人。」按此詩所用典實，見《蛾術編》卷七九「自壽詩自賀詩」條。

周春《耄餘詩話》卷二：「壬子，光祿年七十，余以天台萬年藤杖、賦詩二首為壽，有『萬卷讀書陶勝力，千峰講學湛甘泉』之句。光祿書來云：『陶勝力是陶宏景否？艱於繙閱，尚未考也。』余答書云：『詩句不工，只是祝八十、九十耳。』」按壬子先生年七十一，今暫次於此。先生目癒後，益惜日力，乃料理殘課，除《蛾術編》外，復重編舊稿為《西沚居士集》，自立課程，日改舊作二篇。

先生〈七十寫懷〉其三云：「休嗤一目強名羅，能視差同那律陀。祝我爭稱開瞽樂，看人翻笑兩眸多。殘年識字完殘課，散地偷閑擬散歌。舊學研覃經史徧，從今子集別成科。」按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四先生本傳：「悠游林下三十餘年，終日著書，目為之瞽；越三年，得苕上醫

治之而愈。自立課程，日改舊作二篇。」繹此二文，則先生重編《西沚居士集》當始於是年。

是夏，先生易號西沚，錢大昕勸止之，不從。（錢大昕撰〈墓誌〉）

先生更號西沚之年，舊譜未詳。按《漢學師承記》卷三本傳：「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則其易號在目癒後。今驗先生壬子後所為文，皆署西沚，則江藩謂先生更號在復明之後，應可據也。檢本年七月先生序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尚署西莊，其更號西沚似在七月以後。惟據〈七十寫懷四首〉之一末聯云：「三朝景運遭逢好，自署新銜幸叟名」，新銜云者，疑指更號西沚，果爾，則先生易號在是年五月矣。

先生是年與吳鎮（松厓）書，有云：「弟字鳳喈，號禮堂，別號西莊。現屆七十，後改西沚，沚者，止水，取其不動也。」（見吳氏《松厓詩錄》卷末，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七）此先生更號西沚之義也。

秋初，趙翼得先生書，知目疾痊可，已能觀書作字矣，有詩賀之。（《甌北集》卷三四〈春間晤西莊於吳門，因其兩目皆盲，歸作反瞿目篇祝其再明。詩成尚未寄，秋初接來書，知目疾竟已霍然，能觀書作字。鄙人不禁沾沾自喜，竊攘為拙詩頌禱之功，再作詩以貽之，西莊當更開笑眼也〉）趙懷玉、張雲璈等，亦各賦詩誌賀。（趙懷玉《亦有生齋詩》卷一二，又張雲璈《簡松草堂詩集》卷一一）

七月，序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西莊遺文輯存》卷四）

按周氏治音聲之學，由字母入，與時儒取徑不同。此書分雙聲正格、疊韻正格、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等凡十二類，歸納分析杜甫詩律運用之精工。先生〈序〉略云：杜詩一千四百首，「其一千皆律也，古惟四百而已，可見杜之所以拔奇于前賢後者尤在律，故自稱『老去漸于詩律細』」。周君此書就杜詩律切運用之妙，發揮而衍繹之，「律體之奧窔特開，而杜老之精神愈出矣。……今讀先生是《譜》，而識杜之律細，然則是《譜》也，在詩道中亦中流之一壺也與！」

十月，程瑤田辭嘉定教諭，將返歙浦。先生贈以詩，有云「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一百五十載，卓然兩先生」，以程氏教澤與陸隴其宰是邑之惠政並稱，推重甚至。（程氏《讓堂亦政錄》附錄〈嘉定贈別詩文〉）

冬，為徐堅（友竹）序所著《覲園詩鈔》。（本書卷首，蘇州市圖書館藏）

先生〈序〉略云：「予老且懶，杜門卻掃，罕與人接。比年又病雙瞽，與友竹別久矣。今年七十，始復能視，乃得徧觀其吟稿，歎友竹詩之工，且其人格格宛然在焉，呼之欲出。」又言：「昔予少壯時，擲簡搖豪，頃刻千言。中年後，潛翫經史，久之，鋒鏑皆已藏，放軼之氣皆已斂，不復以馳騁為事。……今讀友竹之詩，何其與予老年之作臭味適相近」云云，此可旁窺先生晚年生活及趣味之轉移。

是年，與袁枚、錢大昕、王文治、潘奕雋等時為文酒之讌。（潘奕雋《三松自訂年譜》）

先生〈與孫鳳卿書〉，云：「僕鬚髮盡白，已成七十老翁，猶昕夕守一編不少懈。」（見孫馮翼《灌朮莊稿》卷首）

吳騫賦〈五君詠〉，贈先生詩一章云：「子猷江左英，志豈外丘壑。興文陋雕組，摘藻揚丹臆。瀟落長楊才，萋菲短轅諛。咄咄日書空，深衷應有託。」（《拜經樓詩集》卷六）

劉寶楠、陳熙晉、錢泰吉、毛嶽生、朱大韶、董佑誠生。周永年、毛際盛、孔繼涑卒。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七十一歲

蘇州家居，續理《蛾術編》一書。（《西莊遺文輯存》卷五〈問字堂集序〉）

二月，陳鱣至吳門，過訪，出所著《說文解字正義》及《六藝論》、《孝經鄭注》輯本見示。陳氏治經宗鄭、許，先生引為同志，為序《說文正義》。（謝啟昆《小學考》卷一〇，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素聞仲魚陳君精於小學、經學，相去二三百里，未及一晤；予又以雙瞽成廢人，意謂此生無相見日，但聞聲相思而已。辛亥予目重明，壬子二月，仲魚過吳門，始獲把臂。」先生序中亟申治經當專守漢儒舊誼：「凡訓詁，當以毛萇、孟喜、京房、鄭康成、服虔、何休為宗，文字當以許氏為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故《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徧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鄙見以為吾輩當為義疏，步孔穎達、賈公彥之後塵，不當作傳注，僭毛、鄭、孟、京之坐位。」此

與〈十七史商榷序〉「治經豈特不敢駁經而已，經文艱奧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己意擇取融貫，猶未免于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佗徙」云云之說，即惠棟「古訓不可改，經師不可廢」之旨也（《松崖文鈔》卷一〈九經古義述首〉），正吳派經學本色。

四月，序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先生推崇其書乃專家絕詣，「為昔人之所未及為，而後人考史者之所必不可少」，足以信今而傳後。（《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略云：「同里徐君文范，字仲圖，作《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以年為經，以國為緯，旁行書之。而又以晉初所分之二十州為其緯中之緯，下至隋煬帝罷州置郡而止，追補千數百年前之志，抑何博且精也。……仲圖包絡始末，繩貫絲聯，使糾紛錯互他人所望而目眊者，豁然如指上螺紋。……仲圖此書，為昔人之所未及為，而後人考史者之所必不可少，洵有功於史學而足以傳矣。」

徐文范，一字虹坡，先生邑人，監生。深於經史，尤精地理，所著《東晉南北朝輿地表》，錢大昕亦為之序，稱「仲圖生於千載之後，乃能夠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刊豪釐，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為日久，安能為古人之所難為也哉！」（本書卷首，又《潛研堂文集》卷二四）二人共推許之，無異辭。夏，於范來宗編修齋，觀其先世諱隋者唐咸通二年告身一通，其狀首尾咸具，可藉而考見唐告之全式也。（《蛾術編》卷五七「唐范公告身」條）秋杪，序陸肇域、任兆麟所纂《虎阜志》。（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十月，段玉裁移家蘇州，卜居閶門外下津橋，與先生所居相近，得時相過從。

按段氏〈有竹居集序〉云：「壬子冬，余僑居蘇之下津橋」（劉盼遂輯《經韻樓文集補編》卷上）；又《周禮漢讀考·序》云：「乾隆癸丑十月，自金壇避橫逆，喬居蘇州之期歲也。」（《經韻樓集》卷二）則段氏遷居蘇州在是年十月。

十一月，臧鏞堂來書，極道企仰之意，渴欲求見；並言先生《尚書後案·堯典篇》所述夏侯今文與鄭康成異者四事，說皆倒置，彼誤〈虞書正義釋〉一文嘗辨其非。（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三〈上王鳳喈光祿書〉，詳參拙稿〈臧庸年譜〉）

臧君來書云：「鏞堂聞海內有博學通經大儒三人，一餘姚盧學士，一嘉定錢少詹，其一為閣下。……蓋自束髮受書以來，亦沈溺於俗學而無以自振。讀《尚書後案》，初駭其博辨，心怦怦然有動；後反復推考，始識其精確，心焉愛之。知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為宗，漢儒之中，尤必折中於鄭氏。試操此以參考諸家之言，遇鄭學與諸家異者，畢竟鄭氏勝之。八年以來，微有所知，以殊異於俗學者，皆閣下之教也。」

長至日，序甘肅吳鎮《松花菴詩集》。（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先生〈序〉略云：「〔余〕年六十八，兩目皆瞽，三原劉王郵其師吳松崖詩，不能讀矣。七十，瞽得開，發函讀之，大驚，歎以為異乎人人之為之者。越明年，松崖復寄自選詩錄，且屬予序，予其何可無言以自託於知音哉！」先生稱其詩鍾秦隴之靈，毓西傾諸山、河汧諸水之秀，得其高厚峻拔之氣，「骨格才情，直欲上薄漢魏，下規盛唐，不特比肩空同（李夢陽），而可泉（胡纘宗）、浚谷（趙時春）並超乘過之矣。」

是冬，先生寄〈豆腐〉詩四首屬周春和之。一時同作者十餘人，吳騫、周廣業並有和詩。（周春《毫餘詩話》）

按先生詩見《西泠居士集》卷一九；諸家倡和之作見周春《詩話》。

是年，門人吳照著《說文字原考略》六卷成，刻於南昌，先生為序之。（本書卷首）

又為門人王衣聞之女德宜（雲芝）女史，序其《黔中吟》詩稿。（王德宜《語鳳巢吟稿》卷首）

先生〈序〉略云：「雲間王氏，奕葉貂蟬，人人有集。雲芝所適又貴介，其姑則方太夫人芷齋氏，詩為當代閨秀第一。雲芝為其子婦，得其指授，詩之工固當然與。……予年將大耋，吟力已退，但自幼耽玩，結習未忘。不幸目成雙瞽，已為廢人，豈料古稀珠還合浦，又能見細書小楷。喜衣聞子女之並擅高才也，遂從而誇歎之如此。」按王氏為方芳佩女史子婦，先生先後為其姑婦撰序，亦佳話也。

龔自珍、沈濤、姚配中生。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七十二歲

蘇州家居。

三月，臧鏞堂之吳門，欲投段玉裁；適段氏以事羈京口，未值。賴先生與王汝翰之介，延致袁廷禱拜經閣，為袁氏校勘經籍，得免窮途之戚。（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五〈祭王西林文〉）

是月，蔣業晉邀同潘奕雋、范來宗，集陸敬交翠堂譚詠，潘氏有詩紀之。（潘氏《三松堂集》卷九）

春杪，為臧鏞堂序其高祖玉林所著《經義雜記》。先生稱許其考證之精博，幾幾欲與顧炎武、閻若璩諸公相抗衡。（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四月，序陳澤泰《春柳草堂詩集》。（《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夏、秋間，先生曾與段玉裁論鄭康成經注先後。

段氏〈與劉端臨第四書〉云：「近日與王光祿論鄭康成年四十遭黨錮，又十四年而黨錮乃解。此十四年中注《禮》，故三《禮》為最精。黨錮既解之後，乃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至其卒之年，乃在元城注《周易》，為時有限。玉裁謂鄭當中年注《禮》，最美而傳之最久；以後所注《書》、《論語》、《周易》不傳，蓋與《毛詩》俱遜三《禮》也。」（《經韻樓文集補編》卷下）按先生《蛾術編》卷五八有〈鄭康成年譜〉及〈鄭氏著述〉各條，其與段氏論鄭注先後，殆為此歟。

八月下澣，序馬光裘《長笛書樓集》。（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按先生《苔岑集》曾采錄馬光裘之詩。據此序，時馬氏客吳閫，授徒段氏，疑即館段玉裁家。

是月，復為沈士鑒撰〈洞庭用里沈氏支祠碑記〉。（沈淦等纂《洞庭沈氏重修宗譜》卷六）

葉廷甲刻楊名時《楊氏全書》，介臧鏞堂書來請序。十月，為序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十一月，友人邵玘卒，年八十四。（王昶《春融堂集》卷六〇〈邵西樵墓表〉）

十二月，序孫岱（守中）所編《歸震川年譜》。（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略云：「昔者予世籍崑山，六世祖母及高祖母皆歸氏，六世祖母則先生之曾孫女，高祖母則先生之玄孫女也。集中於先八世祖司業公及族叔祖大理卿公，皆一見其名焉。顧以予之譾劣，於譜無能為役，而孫君乃能成之，序之不更滋愧與！」

冬，吳雲執館後進禮來見，先生與縱論文章源流，謂詩以李義山為最，將盡改生平所作，效其體製。已而嘆曰：「吾老矣！恐無及。」（吳雲《西沚居士集·後跋》）

吳雲，字潤之，號玉松，江蘇長洲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山東道監察御史、河南彰德府知府。官御史時，疏劾兩江總督某，直聲震朝野。著有《醉石山房詩文鈔》六卷。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九有傳。

是年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付刻，凡十二卷，又卷末一卷、外編一卷。（近市居原刊本）其書成於先生《後案》之前，而梓刻在後。

王欣夫先生云：「江氏《尚書集注音疏》先成，雖以鄭《注》為主，而於《注》義隱奧難明者，或改從他說。而西莊則一一引據古書，疏通其旨，蓋尤能確守師法。」（《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頁七〇五）

劉喜海、祁雋藻生。梁履繩、江德量卒。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七十三歲

蘇州家居。

春，錢大昕刻《廿二史考異》，至新、舊《五代史》。（《竹汀居士年譜》）

夏，序王豫《種竹軒詩選》。（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先生〈序〉略云：「予嘗論詩，於近代竊深有取於袁海叟之作。海叟同時，青田、青丘，才氣橫溢者甚眾，而何大復獨推海叟為明初第一，豈非以其善于用短乎？……本朝名家輩出，惟丹徒冷士帽先生《江冷閣集》，孤兀迥特，清婉秀折。今觀柳村，壹何神似鄉先生哉！」

七月，王昶休致南歸，居青浦。每興至，與先生、錢大昕時扁舟互訪，聚首之歡，不啻同官京華時也。吳中文酒宴會，輒延三人為領袖，時有江南三老之目。（《述庵先生年譜》，又《竹汀居士年譜》）

是秋，先生致周廣業書，以《十七史商榷》刊改本印樣寄之。

周廣業明年春、夏間〈復王西莊光祿書二〉：「去秋從族弟處奉到惠寄大著印樣，並辱教言。……自惟管蠡小見，何能窺測高深，徒以就正情殷，冒呈郢削。乃蒙曲恕顛愚，兼且俯垂採納，仰見大人海涵雅量，谷受虛懷」云云（《蓬廬文鈔》卷五）。味此文，蓋周氏己酉年嘗寄示《商榷》簽記若干條，先生從其說刊改之，至是，始以訂正本印樣寄周氏。檢《商榷》卷三「周敬王以下世次」條末引周君之說，蓋即後來刊改者。

冬，至吳江黎里，晤徐達源（山民），為跋《新詠樓詩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徐達源輯《紫藤花館藏帖》冊一，《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是年魏源、汪遠孫、丁晏、馬國翰、梅植之生。汪中卒。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七十四歲

蘇州家居。

正月，序孫星衍《問字堂集》。（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先生〈序〉略云：「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夫學必以通經為要，通經必以識字為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巋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為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驚八極，耽思旁訊，所問非一師，而總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搦管，皆與其胸懷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

時先生戡耆《蛾術編》一書，已有條理。

先生〈問字堂集序〉云：「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為《十七史商榷》，亦謬為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戡耆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誇嘆之如此。」

閏二月，序段玉裁《重修段氏家乘》。先生亟歎金壇段氏世澤之長，繩繩六百年，至於今，代有令人，且以文學卓卓著聲，其光大殊不可量也。（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段氏家乘》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三月，袁枚年八十，一時江南名士稱觴祝壽，題詠甚夥，先生為序其首。（《隨園八十壽言》卷一，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一）

〈隨園八十壽言序〉云：「先生以詩文為海內所推，六、七十年。今茲乙卯三月，年且八十，神明不衰，眠食視聽無恙，高睨大談如故也，方縱遊名山水，梯峻涉深，如少壯時。人共服其才之雄，意氣之盛，品格之曠遠，一於詩乎發之。抑知其結撰致思、全力所注，首在乎文，而詩特其贍技耳。」

是年春，與錢大昕、蔣業晉、潘奕雋、范來宗同遊虎丘，觀半塘龍壽山房所藏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題名卷尾。（潘氏《三松堂集》卷一六〈虎丘雜詩〉其十本注）

春、夏間，周廣業來書，以新刻《孟子四考》一書質之先生。周氏著《經史避名彙考》，為之有年，迄未寫定。頃聞先生書齋藏有《唐律疏義》，因乞摘鈔有關唐代避諱律文。（《蓬廬文鈔》卷五〈復王西莊光祿二〉）

六月，重序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二）

先生〈序〉略云：「學莫貴乎有本，而功莫大於存古，若余君者，殆近之焉。……余君憂古訓之漸滅也，既已徧觀《注疏》，識其崖竅，又復瀏覽群書，左右采獲，以成是編。每條具注所出，數典而舉其祖，按籍稽之，可覆視也，其學可謂有本，而其存古亦可謂有功矣。後人欲求傳注詁訓之學者，合《注疏》及是書求之焉，斯可矣。」按《始存稿》卷二四有〈古經解鉤沈序〉一首，蓋早年所作也。是年坊賈重刻余書，先生因重為之序。前後兩序，文字頗異。

秋，焦循在江寧，托黃君宗易為先容，道平素仰慕先生之意，以所著《禮經宮室圖》求正。乃遲之又久，其信始由山左寄達；先生有答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焦氏《里堂札記》丙辰手札〈答王西莊先生〉）

冬，聞黃丕烈購得元刻《王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先生未見其書，惟從友人傳鈔其略。先是，先生嘗論劉淵雖併二百六部為一百七，然宋時禮部官韻仍二百六部，未嘗改其舊。頃見元本卷首有許古序，由其序所述，則併合一百七部者乃王文郁，劉淵蓋襲之耳。惟先生疑許序文理荒謬不通，未敢遽以

為定，因存其說於《蛾術編》。（《蛾術編》卷三六「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條）

是年吳嵩梁過訪，先生為題〈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西莊居士集》卷六存六首）

吳嵩梁《石溪舫詩話》云：「禮堂晚年喜勸人學溫飛卿詩。為予題〈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時年七十有四，瞽目重開，亦一奇也。」錢大昕撰〈墓誌〉則謂：先生「早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二者溫、李各舉其一，然先生〈聽雨齋詩集序〉自言：「予於唐人最賞會者，前則少陵也，中間則昌黎、長吉也，後則義山、飛卿也。」（《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柳興恩、陳慶鏞、凌堃生。盧文弨、謝墉卒。

嘉慶元年丙辰（1796） 七十五歲

蘇州家居。

四月，黃錫蕃過訪，出所著《續古印式》見示，先生為序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三）

先生〈序〉略云：「丙辰夏日，海鹽黃君晉康見過，出所著《續古印式》屬為之序。予以年將大耋，景迫崦嵫，於時賢著述每未能遍覽，茲編亦然。然而窺其大略，洵可謂深心汲古者矣。……晉康之書名以『續印式』者，其實功已逾於作矣，豈若世之作者動欲凌駕古人自樹赤幟也哉！」

五月十七日，焦循寄先生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里堂札記》，《焦循詩文集》頁六一七）

焦循寓書云：「家塾所藏書，有先生文集，名《西莊始存稿》，幼時讀之，即知先生名。甲辰，於李畲生學師處求得《尚書後案》；戊申，又於友人顧超宗得《十七史商榷》，規模鴻闊，義指精深，誠後生小子所奉為準的者也。循生長村僻，學無師承，惟於大人先生所著述中求之，窺竊古學，如大作皆珍寶藏之，時以為己學之比例。去秋在江寧，晤黃君宗易，托其為先容，道平素仰慕之意，時以《宮室圖》托其代求教誨，不知何以至今始至？且又從山左來也。蒙賜手書，過加獎勵，不勝

愧感之至。《蛾術編》曾於《十七史商榷》中識此名目，急求一見久矣，望即付梓人，公諸天下耳。」

冬杪，趙翼著《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成。（《甌北先生年譜》）

按黃文相《年譜》繫於乙卯年，誤。此書與先生《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者鼎峙並稱，而體例不同，趙書以排比事類見長，然不若先生考訂之詳審也。

是年，大學士阿桂奏對便殿，偶及先生名，仁宗謂「此人學問甚好」。（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先生本傳）

先生是年嘗繪〈墨菊圖〉。（郭味蕓《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頁四一二）

阮元〈王西莊先生全集序〉蓋作於本年。

按阮元乾隆五十九年由山東學政調浙江，十一月到任。味此序末言「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云云，蓋與先生新論交也。蔣徵蔚嘉慶初客阮元學使幕，阮氏《定香亭筆談》卷一：「元和蔣山徵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歲丙辰，與余為越東之游，走筆為甬東詩八首，傳誦至海外。」《筆談》中錄蔣君與阮元唱酬者甚夥。今據蔣氏客阮元幕府年代，暫繫於此。

阮〈序〉略云：「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為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詹為歸焉。古來為才人易，為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既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觀。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為主，在唐，如玉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以先生之才，倘吐納眾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學經室二集》卷七）此序先生詩文集未載，蓋先生身後，李士榮刻《西莊居士集》，未之見也。阮氏《學經室三集》卷三復有〈與王西莊先生書〉，言「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云云，其文蓋明年撰也。

吳式芬、汪文臺生。邵晉涵、彭紹升、程際盛、錢馥卒。

嘉慶二年丁巳（1797） 七十六歲

蘇州家居。

是年，先生以六十年前補學官弟子，循例重遊泮宮。（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本傳）

為石鈞（遠梅）《清素堂詩集》撰序，先生稱其詩風骨遒上，韻趣深曲，奄有高季迪、徐昌穀兩家之長，而渾厚過之。（本書卷首，又《西莊遺文輯存》卷五）

按此序不具年月，然文末稱「行年七十有六」，則是年所撰也。

又跋葉佩蓀《學易慎餘錄》。（《西莊遺文輯存》卷六）

先生跋文末記年月，今據跋中「予以望八之年，桑榆甚迫」之語，暫繫於本年。按葉氏為先生同榜進士，而不知其治《易》，沒後，始從其子得見此稿。先生謂其書「針砭邵、朱之訛謬則有餘矣；乃痛闢孟、京卦氣及辟卦，則仍無漢學。試思自田何受《易》，傳至施、孟，原流井井，實出孔子及七十子餘論，豈可闢之！幸而惠定宇先生《易漢學》及《周易述》現已流傳，想不至于亡滅，《易》道終有復明之日耳。」蓋先生並不以葉氏闢孟、京之說為然也。其書未刊，南京圖書館藏一鈔本，今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二四。

十二月二日，先生卒於蘇州。臨終，以《蛾術編》及《西泚居士詩文全集》未刻，屬次君嗣穫次第校刊之。

錢大昕撰先生〈墓誌〉言：「西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危，與康成先後一揆。……予與西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泚，常以異姓軼、轍相況。」（《潛研堂文集》卷四八）竹汀與先生六十年情好，人琴之慟，溢於楮墨。

錢氏又撰〈實庵小傳〉，云：「光祿有《蛾術編》及《西泚居士詩文全集》，生前俱未付梓，以《蛾術編》未寫清本，而詩文又晚年始選定故也。臨終，屬實庵次第校刊。方今海內績學之士，無不企足以待，欲以

一覩為快。實庵家務紛繁，猶手校《全集》付梓，棗梨未竟，隨欲將《蛾術編》倩友校寫，漸次開雕，而孰意一病不起，竟賁志以歿耶！聞其臨歿，猶呼其子汝平等，語以刻書一事未竟厥緒為憾，諄諄以續父志重相勉勵。」（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卷六引）

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五載：先生「遺訓子孫，以人生第一讀經立品，通訓詁以致用為務，並揭於楹曰：『敦忠孝本行，務經史實學』，以垂後世。」

錢大昕、王昶聞先生訃，各有詩哭之。（《潛研堂詩續集》卷八，《春融堂集》卷二三）

王昶《春融堂集》卷二三〈聞鳳喈訃〉：「五湖烟水久棲遲，歲在龍蛇竟不支。無復對牀同夜雨，何由夢草向春池。古文案定千秋業，雜著編成百卷垂。誰識弟兄師友似，人琴一慟九原知。」

趙翼亦賦〈挽詩〉三首悼之。

趙氏〈挽詩〉云：「歲在龍蛇識可驚，儒林果失鄭康成。宦情淡有千秋業，文望高于一甲名。（元注：公甲戌榜眼。）白首叢編成又改，青燈老眼瞽重明。從今學海誰津導？我哭先生為後生。」「束髮攻書到老翁，未曾一日輟研窮。徧搜漢末遺文碎（元注：公最精鄭學），不門虞初小說工。後輩豈知真學問，幾時再有此淹通？存亡莫道無關係，直在蒼茫氣數中。」「風趣長康半點痴，牙籌不諱手親持。出門誤認儀同宅，築室遙催錄事貲。皇甫三都求作序，李邕四裔乞書碑。即論致富惟文字，前輩高風亦可思。」（《甌北集》卷三九）

妻李氏。

側室陳氏。（據《續王氏世譜》卷六先生〈清故王府君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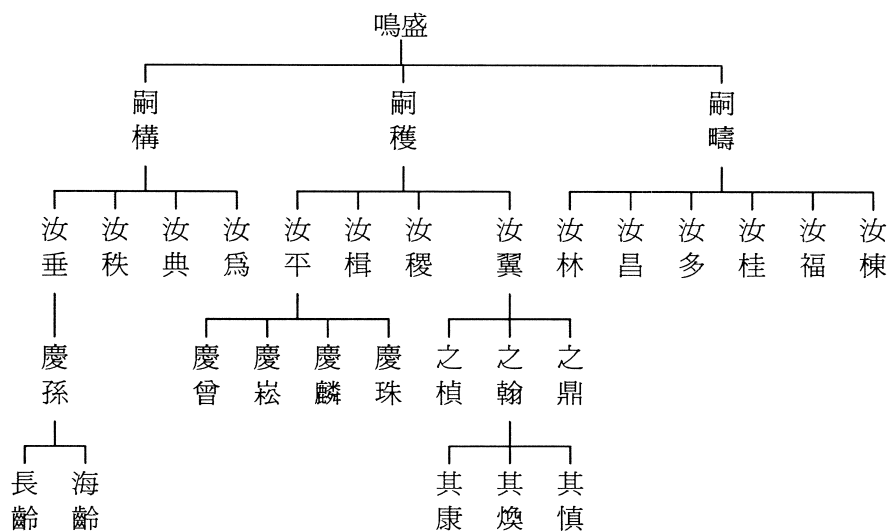
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穫、嗣疇，皆生員。（據錢大昕〈墓誌〉）

殤者：嗣韋、嗣璧、嗣緇、嗣陞、嗣丹。（據先生〈清故王府君墓誌〉）

女六人，適姚箴、嚴曜霄、黃恩長、顧亦棠、宋豫芳、吳振錡。（據錢大昕〈墓誌〉）

孫男十四人。

先生後裔雲礽蕃衍，今據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二〈世圖二〉、卷三〈世表〉，將先生後嗣列表如次：



王文思《昔夢錄》卷一：「光祿公孫靜軒公，諱汝翼，占元和籍，補弟子員。歲科試屢拔一等前列，不得食餼。子申甫，名之翰。少穎異，年十七，院試默經，學使廖鴻荃令背默〈投壺〉一篇，申甫兼默魯鼓、薛鼓，方圓悉具。學使親受卷，奇之。令再檢身畔，無片紙隻字；別擇經書令背誦，朗朗響應。詢知為光祿公後，贊嘆良久，亟取入泮。抵省，以語中丞林文忠公，謂王氏有人矣。文忠亦奇之，取入紫陽書院肄業，……以甥女結姻。」按汝翼，字靜軒，著有《蟬餘經說》、《兩漢析疑》八卷、《述祖錄》等；之翰著作甚夥，有《周易集解補注》、《蟬巢經餘》、《詩說》、《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證》、《說經堂藏書志》、《淮南草木疏》，並輯《盛弘之荊州記》、《泉錄》等。（並見王其康《王氏藝文目》）

（本文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收稿；一〇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陳鴻森

附錄



采自清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續編》



采自葉恭綽《清代學者象傳》

王昶〈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屢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為文鎔經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為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為渠帥。

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¹ 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² 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麇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子》、《苔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賣文諛墓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歿於蘇州。

鳴盛為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蔣士銓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攀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國朝王士禎、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間，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慎中，繼倣歸有光，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

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為師，鄭玄、許慎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證其舛誤，前人糾繆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撫攬也。晚作《蛾術編》，有〈說錄〉、〈說字〉、〈說地〉、³〈說物〉、〈說制〉、〈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十門，共一百卷，亦以淵灝稱於世。

弟鳴韶，字鶴谿，少從兄鳴盛遊，學日進。兼工詩畫，為古文以清簡為工，兄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謂人曰：「兄固愛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為新

¹ 按此有誤，當為「二十三年」。

² 按「三十四年」，「三」字當作「二」。

³ 按「說地」下，脫「說人」二字。

陽縣學生。時鳴盛已官翰林，鳴韶獨晨昏侍父母，閉戶研究，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縣蓑笠以見志，嘗自作〈蓑笠軒圖〉。少詹事錢大昕視學廣東，邀與偕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及歸，遂於逸野堂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鳴盛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鳴韶居其一，論者不以為私。（錄自《春融堂集》卷六五）

江藩〈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為《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愨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倡和，文愨以為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為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偽，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泰誓〉固偽，而唐人所斥為偽〈泰誓〉者實非偽也。古文之真偽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

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蒞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置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

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為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為主，不得已間採偽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概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

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卒年七十有八。

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為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迨，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錄自《漢學師承記》卷三）

《清史列傳》卷六八〈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江蘇嘉定人。幼從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漢學。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四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坐濫支驛馬，左遷光祿寺卿。丁內艱，遂不復出。

鳴盛性儉素，無聲色玩好之娛，晏坐一室，呶唔如寒士。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學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則出魏、晉人，未為醇備。」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王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間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偽，而唐人所斥之〈太誓〉實非偽，故附書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禮軍賦說》四卷，發明鄭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證其舛誤，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別撰《蛾術編》一百卷，其為目十：〈說錄〉、〈說

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倣王應麟、顧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詩以才輔學，以韻達情；古文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義，有詩文集四十卷。嘉慶二年卒，年七十六。

森按：《清史稿》卷四八一〈王鳴盛傳〉與此同，茲不復具。

光緒《嘉定縣志》卷一六〈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少警穎，文鎔經鑄史，泉湧風發，巡撫陳文肅大受、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之。乾隆甲戌，以一甲第二授編修。時秦文恭蕙田撰《五禮通考》，屬以分修。丙子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會試。歷充日講起居注官，《大清會典》、《禮器圖考》、《國史功臣傳》、《平定西域方略》等館纂修，以校對進御書籍稱旨，屢蒙紗緞、白金之賜。戊寅大考第一，擢侍讀學士；秋，奉命隨駕木蘭。己卯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朝，以多用驛馬，左遷光祿寺卿。隨駕盤山，奉敕恭和御製詩稱旨，先後賞賚貂皮、人蔘之屬不勝紀。癸未丁內艱歸，移居吳門洞涇草堂，以古學倡導後進，俯仰自得垂三十年。甲辰南巡迎駕，上垂詢起居，并蒙大綬、荷囊之賜。督、撫敦促出山，婉辭報謝。嘉慶紀元，大學士阿桂奏對便殿，偶及鳴盛名，上調：「此人學問甚好。」明年重游泮宮，年七十六，是冬卒。

鳴盛為詩，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古文摛經之精而達以灝氣。通籍後，專心撰述，凡聲音文字、象數名物，悉得其竅；山經地志、漢唐注疏，盡觀其會通；旁及百家九流，斷碑殘碣，靡不搜討。而平生精力尤在《尚書》，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說。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絕。今好古之儒皆崇《注疏》，不知《注疏》惟《詩》、三《禮》、《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雜出魏晉人，未為醇備。」故所著《尚書後案》，折衷鄭氏，斷截眾流。他著亦考核精博，至當不易。又仿顧氏《日知錄》，著《蛾術編》，囊括大典，網羅百家，晚年之作也。

子嗣穫，字斂夫，一字實庵，諸生。性孝友，乾隆戊申，父目忽瞽，徧訪名醫，閱四載，得吳興閔雨峰鍼之而愈，人謂孝感。鳴盛著述甚富，嗣穫手校付梓；自著書亦昌明博大，兼工小篆。卒年四十六。

錢大昕〈西沚先生墓誌銘〉

西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綸閣、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強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愕焉，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辰，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予與西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予驚緩，西沚數鏃厲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沚，常以異姓軾轍相況，匪由親串啜就，輒相標榜也。今窀穸有期，而予視息猶在人世，誌石之銘奚敢辭。

西沚姓王氏，諱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為世父升孟公後。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為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為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偽，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偽，而唐儒所斥為偽《太誓》者，實非偽也。古文之真偽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蔣文恪公溥為院長，重其學，延為上客。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擢一等一名，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蒞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都召對，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明年，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獮。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覃恩誥封三代，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既除喪，以虛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補。其後入都祝萬壽者一，迎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綺之賜，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

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呬唔如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

工，獎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于魏晉人，未為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偽，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間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實用也。早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前後吟咏甚富，手自刪定，為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矯恃氣者所及。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為巨手。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瞻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時。春秋七十有六。夫人寶山李氏。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穫、嗣疇，皆學生。女六人，婿姚箴、嚴曜霄、黃恩長、顧亦棠、宋豫芳、吳振錡。孫男女若干人。

銘曰：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樸學是好。祖述後鄭，升堂覩奧。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鸞鳥累百，鸞鸞先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詩癖文雄。一編纔出，紙貴吳中。弇山元美，畏壘熙甫，兼而有之，華實相輔。粉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隨兄事，申以婚媾。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壑舟云逝，大名長留。斯文光燄，苾護松楸。（錄自《潛研堂文集》卷四八）

著述考略

一・已刊行者

（一）《尚書後案》三十卷

〈譜〉己亥年已見。此書有乾隆四十五年王氏禮堂刊本、《清經解》本，又光緒十三年大同書局石印本，並有先生自序。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九云：此書「以鄭為主，而傳益以馬、王、二孔《傳》、《疏》，作案語以詳說釋鄭義；馬、王、二孔《傳》、《疏》與鄭異者，條晰其非，折衷於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別為〈後辨〉一卷，以其（指晚出古文）所補綴皆有所本，因歷引群籍以辨證之。併首辨及二孔〈序〉、《疏》及《釋文》，又載及《史》、《漢》諸書，以為證焉。蓋自趙松雪、吳草廬分今文、古文以後，至此始有定本。由是江艮庭、段茂堂、宋半塘暨孫淵如師諸家接踵而起，先之者西泚是書也，厥功偉已。」按學者論此書，頗以先生墨守鄭義為病，蓋經說初非一家所能盡，必以鄭為皆是，則不免強辭曲說矣；然其考釋史事及地理、制度，固多心得之言，專家之絕詣也。《始存稿》初刻四十卷本，卷一九、二〇為〈洪範後案〉，蓋其稿〈洪範〉先成，以較今本，頗多異同詳略之殊，可以考見其學問之進境也。

（二）《尚書辨》二卷

此書有道光十五年《青照堂叢書》本。其書取《後案》卷後所附〈後辨〉單刻之，專辨古文經、傳之偽。按《孔傳》古文晚出，今學界已有定論，明梅鷟《考異》發其偽跡，歷閻、惠諸家，辨析益密。先生之書後出，抉疑發覆，所辨多有理致，然深文周內亦所不免。此本間附李元春（時齋）評語，於先生之說，不為苟同。其後王昶著《尚書後案駁正》二卷，上卷專攻先生論辨之非，下卷附辨顧炎武、閻若璩、惠棟諸家之說。其駁《後案》之說非無可取，然必以梅氏所獻為真古文，且謂朱子未嘗不信古文，以非為是，言多矯誣。

（三）《周禮軍賦說》四卷

〈譜〉丁丑年已見。光緒《嘉定縣志》卷二四〈藝文志〉著錄作六卷，非是。按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其軍禮一門屬先生分纂。秦氏卒後，先生刻其稿入《西莊始存稿》（初刻本卷二一至二三）；後單刻別行，析中卷為二卷。有頤志堂家刻本，即《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之本，有先生自序。又，嘉慶三年秦鑑校刊本，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著錄汗筠齋刊本，即此。秦鑑〈跋〉云：《五

禮通考》「其中〈軍禮〉一門實出先生之手，此書即其原稿，與《五禮通考》所載稍加變更，而其大旨仍以高密為宗，故其校駁辨證處，尤覺多所發明。」阮元彙刻《清經解》，此書收入卷四三五至四三八。

（四）《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譜〉丁未年已見。此書版本甚多，有乾隆五十二年洞涇草堂原刊本，又光緒六年太原王氏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九年《廣雅叢書》本、光緒二十三年點石齋石印本，民國初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商務《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及黃曙輝點校本（二〇〇五年，上海書店）等；《續修四庫全書》據洞涇草堂修訂本影印。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五「十七史商榷」條云：「西泚為近時講《尚書》之大師，出其餘力以治史，自能一掃從前史評諸家之陋習。……前有〈自序〉，謂『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其事蹟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今就其書考之，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者，誠知免矣；若所謂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者，未免尤而效之，更加甚矣。」又「廿二史考異」條云：「同時王西泚《十七史商榷》，考證輿地典制，頗不減于竹汀。惟其好取事蹟加以議論，仍不免蹈前人史論之轍；且于宋、遼、金、元四史未及商榷，其書究難與竹汀抗行。」按《商榷》考訂之精密，誠不及錢書，然如胡玉縉《許廩經籍題跋》所論：「考證之學本自無窮，以諸說訂之，不必為鳴盛護，亦不足為鳴盛病也。……其書視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為博大，視趙翼《廿二史劄記》為翔實，實史學中不可少之書。」說最宏通。今人每拾其一二罅漏，肆意譏詆；然考證之事，個人眼目難周，偶有誤記、失核處，固所難免，豈可以三數偶誤遂疵及全體乎？

（五）《蛾術編》九十五卷

〈譜〉辛丑、乙卯年已見。錢大昕〈西泚光祿輓詩〉其三：「誰知《蛾術編》鈔畢，不得深寧自手刪」，則此書迨先生卒時猶未寫定。錢大昕〈墓誌〉作一百卷，稿本僅九十五卷，分十門，曰〈說錄〉、〈說字〉、〈說地〉、〈說人〉、〈說物〉、〈說制〉、〈說集〉、〈說通〉、〈說刻〉、〈說系〉。道光間，吳江沈樞惠謀刻之，延迨鶴壽校訂。迨君師心自用，於原書多加評語駁難

之，復以〈說刻〉所載歷代金石文，已見王昶《金石萃編》；〈說系〉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譜，故削去此二門，存八十二卷，即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活字本。有道光辛丑梁章鉅序、癸卯楊承湛序、己丑陶澍序、趙彥修序及道光戊戌姚承緒跋。《續修四庫提要》云：「《蛾術編》仿顧炎武《日知錄》之意而為者，其援引詳博，考證精當，猶或過之。……書中精義至多，大氏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遂雄視一切。凡汗漫絕無依據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然其踳駁處亦正不尠。趙彥修考訂得數十則。……然西莊之精審處，發明至多，攻樸學者類能言之，是固未可以趙說蔽之也。」按趙說見卷首原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海寧楊文蓀述鄭齋鈔本九十五卷，其〈說刻〉十卷、〈說系〉三卷在焉。取校沈本，知沈刻各卷皆妄有刪略，如卷一四刪去「無錫人纂刻類書」、「痘疹書」、「真誥」、「佛法三家佛書三類」、「南北二宗」、「一花五葉」、「域中凡五教」、「歸愚」等八條，知今本非其原書矣。近有編印西莊《全集》者，惜編者無識，未能取此足本排印也。⁴

（六）《曲臺叢稿》四卷

〈譜〉己巳年已見。按此為先生早年詩作，內含《竹素園詩草》三卷、《日下集》一卷，乾隆十四年求野堂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並有藏本。卷首有乾隆己巳李果、沈德潛兩序。

（七）《耕養齋集》二卷

〈譜〉癸酉年已見。按此為先生早年詩作選本，乾隆十八年秋，沈德潛選先生及吳泰來、王昶、黃文蓮、趙文哲、錢大昕、曹仁虎七家之作，為《吳中七子詩選》，人各二卷，即此。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並有藏本。

（八）《西莊始存稿》四十卷

〈譜〉乙酉年已見。按此書有前後兩本，乾隆三十年初刻本四十卷，末卷為家傳十六首，未刻。此本除先生歷年所為詩文外，卷一九、二〇為〈洪範後

⁴ 按中國國家圖書館另藏吳鍾茂校錄本，凡九十三卷，卷八八〈遼刻〉、八九〈金刻〉刪略併合為一卷，又〈說系〉三卷，併為二卷。其書內條目頗多刪略，視今本為少。

案》，卷二一至二三為〈周禮軍賦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者即此本。此書三十四年重編定，刪去前述經說五卷及應制、服闋後之作，合為三十卷，卷一至一四為詩，卷一五至三〇為文；末附〈謝橋集〉詞四十一首，《續修四庫提要》冊四著錄者是也，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山西省文史館、日本內閣文庫並有藏本。卷首皆有乾隆三十年張燾序、三十一年蕭芝序。

（九）《西沚居士集》二十四卷

〈譜〉辛亥年已見。此為先生晚年手定詩集，分體編次，賦、樂府各一卷，五古、七古、五律各四卷，七律五卷，長律、五絕各一卷，七絕三卷，共詩一千二百五十二首，較《始存稿》僅增三百二十五首，蓋先生中晚年後專意經史，不復以詩文為事。此書先生生前未及付刻，道光三年李士榮據手稿刻之，有自怡山房刊本，傳本罕見，臺灣大學、北京大學圖書館各藏一部。有沈德潛、齊召南及門人蕭芝、張燾四家舊序，⁵又道光二年吳雲後跋、道光三年李士榮跋。按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四先生本傳，言先生目瞽癒後，「自立課程，日改舊作二篇」。今比對此書與《始存稿》詩作，文字時有異同，如卷八〈石鼓歌〉，又見《始存稿》卷一〇，二者文字頗異，即其例也。阮元《擘經室二集》卷七有〈王西莊先生全集序〉一首，言：「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為之序」云云，則當日所編集另有文十六卷也。

（十）《耕養齋遺文》一卷

此先生五世孫元增所集，錄先生遺文〈黃陶菴先生重刻全集序〉、〈春融堂集詩序〉、〈儀禮經注疏正譌序〉、〈述記序〉、〈秦室汪安人墓誌銘〉、〈敕贈文林郎徐州府儒學教授王府君暨配時孺人合葬墓誌銘〉等六篇，收入《先澤殘存·續編》，一九二六年鉛印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並有藏本。按〈春融堂集詩序〉一文，已見《始存稿》卷二六，題〈王琴德詩集序〉，此重出。

⁵ 按《始存稿》蕭芝序為乾隆三十一年二月撰，此本改三十三年；張燾序，《始存稿》原作乙酉長夏，此本改作己丑。

（十一）《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八卷

按先生之文，已刊者僅《始存稿》中所收十六卷耳。乾隆三十年服闋後，至嘉慶二年卒，此三十年間所為文迄未付刻。身後遺稿蕩佚，余從群書序跋、手札墨蹟等采輯，共錄得遺文一百五十餘篇，雖非全璧，然先生中晚年學行思想，可藉而考見。全稿交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中。

（十二）《練川十二家詩》十二卷

〈譜〉甲申年已見。此書光緒《嘉定縣志》卷二八〈藝文志〉、《續王氏世譜》卷九〈遺著〉並著錄，王其康《王氏藝文目》闕。先生丁憂里居，以提倡風雅、汲引後進為己任，此集選錄嘉定一地詩人林大中、顧鑄、諸廷槐、汪景龍（照）、王鳴韶、王元勳、印照、王丕烈、張允武、錢塘、毛詩正、張崇儉等十二家之作，人各一卷。乾隆二十九年刊本，有先生自序及沈德潛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一部。

（十三）《江左十子詩鈔》二十卷

〈譜〉甲申年已見。此書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王其康《王氏藝文目》缺載；惟《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乾隆三十年刻本，有先生自序。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並有藏本。此集選輯劉渚、顧宗泰、施朝幹、范雲鵬、徐薌坡、任大椿、葉抱崧、諸廷槐、王廷諤（鳴韶）、王元勳十家之作，每人古今體各一卷。

（十四）《寶山十家詩》十卷

〈譜〉乙酉年已見。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缺載。此書傳本絕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乾隆三十年刻本，卷首有先生自序。此書選錄寶山一地詩人施灝、嚴錦、毛恩正、程師濂、范雲鵬、范文煥、蔣一元、許燦、金世瑜、金珏十家之詩為一集，人各一卷。

（十五）《江浙十二家詩選》二十四卷

〈譜〉乙酉年已見。此書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缺載。乾隆三十年刻本，有先生自序，中國國家圖書館、北

京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並有藏本。此集選輯李繩、汪棣、姜宸熙、蔡忠立、王廷魁、張夢喈、顧鴻志、高景光、廖景文、薛龍光、吳琦、趙曉榮十二家詩，每人古今體各一卷。徐世昌《晚晴移詩匯》卷七五李繩條云：「王西莊彙刻《江浙十二家詩選》，……諸家詩皆姚武功、戴石屏一派，篇幅稍隘，清韻自饒。」

（十六）《苔岑集》二十卷，附二卷，《二集》十四卷

〈譜〉丁亥年已見。此先生服闋里居時所編，哀輯朋舊投贈之作，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今各體並收，專收見在之人，已故者不錄。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闕載；王元增《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云「選定《苔岑集》二十四卷，《二集》十四卷」。按此書初集二十卷，末附閨秀、方外詩各一卷，乾隆三十二年蘇州三槐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各藏一部。其後續有增刻，初集目錄後有〈刻苔岑集啟〉，云「四方君子倘有佳詠，希即惠寄蘇寓，以便陸續登入，合成鉅觀」，「隨到隨刻，不拘爵齒先後」。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二十二卷，附二卷；北京首都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藏本二十四卷，附二卷，蓋皆後來續刻者。《續世譜》云《二集》十四卷者，今未見。

（十七）《練川雜詠》一卷

〈譜〉甲戌年已見。此詩詠歌鄉邦人情風物，自為之注，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云：「王鳴盛首唱，錢大昕、王鳴韶和，各六十首。詩中所引，多舊志所未載。」有《先澤殘存》本，內有陸即仙和韻，無注。

（十八）《謝橋詞》一卷

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云「門人蕭芝序」，其序未見。按《始存稿》初刻四十卷本，目錄末附載「長短句四十七首，嗣刻」。《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卷一八目錄作「古今詩五十三首」，卷內則為「長短句，〈謝橋集〉」，共詞四十一首，二者不相應，蓋後來以詞易詩，足見先生對此詞集之珍視。（重訂三十卷本，〈謝橋集〉仍附全書之末）。王元增收入《先澤殘存》，改題《謝橋詞》。《續修四庫提要》著錄，云：「詞僅四十一首，雖無宗派，然甚為細密。考鳴盛嘗題《壺堊山人詞集》云：『詞之為道最深，大約只一細字盡之，北

宋詞人原只有豔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為正宗。然豔體、豪體亦自無妨，總之以細為歸耳』云云，此可以見其主旨之所在矣。集中〈浣溪沙〉一闕，詞與調不合，蓋為〈采桑子〉之誤也。」

二・未刊行者

（一）《尚書從朔》十卷

〈譜〉丁卯年已見。按此先生早年著作，《日下集·石鼓歌》自注：「《尚書從朔》十卷，未刊行。」李果序先生《曲臺叢稿》云：「疾梅蹟古文之偽，作《尚書從朔》。」此書未見傳本，蓋後來刪訂，併為《後辨》也。

（二）《吳中政本書》

《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稿佚。

（三）《三吳水利考》

《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稿佚。

（四）《翠墨小箋》

〈譜〉己卯年已見，《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此書記所見墓碣碑刻，稿成未刊。《始存稿》卷三三有碑刻題跋十一首，可側見先生早年治斯學之心得；卷一六〈江蘇哇賓谷寄衡州諸碑並索題劉摯題名冊〉詩，自注：「予《翠墨小箋》至五代止。」此書蓋後來刪訂，併入《蛾術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述鄭齋鈔本《蛾術編》，其〈說刻〉一門，自卷八一至卷九〇，含碑銘一卷，碑一卷，唐碑四卷，宋碑、遼刻、金刻、元刻各一卷，則後來所收復有增廣。

（五）《浮玉山人集》十二卷

此書《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不載。錢維城《茶山文鈔》卷三〈浮玉山人集序〉言：「王編修鳳喈長於經學，以其餘事為詩，復甚工，其舊所為若

千篇，久序而刻之矣。復自抉擇，益以近所作，都為十二卷，曰《浮玉山人集》，而索序於余」云云，則此書先生官編修時，就詩作舊稿抉擇之，益以入都後新作，合為一集。按先生〈戊寅除夕〉詩「詩篇整妮付鈔謄」，元注：「錄丙子以後作成帙。」此集疑編於乾隆乙亥十月以前。

（六）《頤志堂外集》

《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按先生服闋後，卜居蘇州閶門外洞涇橋，名所居之堂曰頤志。此集所錄，蓋中歲卜居閶門後所為詩文，稿佚莫睹。

（七）《唐詩披沙》

《王氏藝文目》著錄，稿佚。

（八）《南宋文鑑》一百卷

〈譜〉丁丑年已見。《王氏藝文目》、《續王氏世譜》卷九著錄；光緒《嘉定縣志》卷二八作《續宋文鑑》八十卷。其書繼呂祖謙《宋文鑑》後續纂成書，稿佚。按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七〈內閣侍讀嚴道甫傳〉，載嚴長明所著書，亦有《南宋文鑑》之目；又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一四〈記沈氏嗣選南宋文鑑目〉，引沈珏（雲泉）之言曰：「嘉定張雲章嘗輯《南宋文鑑》，未脫稿，王西莊光祿續成之。」錢泰吉又言沈嗣選、蔣顯謨並輯有《南宋文鑑》，蓋自黃宗羲後有志乎此者不一其人，諸家書俱未見傳本，僅遺其名於天壤間耳。

（九）《槎溪四子詩選》

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云：「四子者，程庭浩、程芝筠、諸玉衡、李景董也。」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卷六曰：「練川十二子後，有槎溪四子，亦王西莊光祿所選定也。諸迂辛明經玉衡、程霞壇上舍芝筠、李桂巖上舍景董、程霞江理問廷浩，皆居南翔里。」從遊潘妍艷君曰：「諸玉衡《醉月西廬古文》卷下，有道光元年正月〈贈濮蓮浦《槎溪四子詩選》跋〉：『此予二十七歲以前東塗西抹之作，呈王光祿西莊先生鑒定，偕程子霞江、霞壇、李子桂巖，合為《槎溪四子詩選》，繕寫清本，欲付梓未果，迄今卅載於茲矣。嘉慶庚辰冬，

蓮浦濮君歸自遼海，相與聯倡和歡。臨別，思以一物為他日之念，而全稿苦未有副本，偶搜舊篋得此，遂舉以贈』云云，據此，則《槎溪四子詩選》應未付刻。」

（十）《頤志堂彙鈔》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四「梅彪《石藥爾雅》」條，有任兆麟手跋：「乾隆己酉夏四月，心齋居士任兆麟于光祿王丈頤志堂假得，校讀一過，此《頤志堂彙鈔》首冊也。」此書未聞，蓋先生彙輯四部罕見舊籍為一編也。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李延壽，《北史》，明崇禎十二年毛氏汲古閣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王鳴盛評點本。
- 唐・李延壽，《南史》，明崇禎十三年毛氏汲古閣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王鳴盛評點本。
- 宋・吳縝，《五代史纂誤》，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王鳴盛手跋本。
- 宋・宋敏求，《長安志》，乾隆四十九年《經訓堂叢書》本。
- 宋・宋徽宗敕撰，《聖濟總錄》，乾隆五十三年汪氏燕遠堂刊本。
- 宋・洪适，《隸釋》，乾隆間鈔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王鳴盛手跋本。
- 宋・范成大，《吳郡志》，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影刻宋紹定二年刊本，1926。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清趙氏小山堂抄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王鳴盛手跋本。
-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21。
- 元・脫脫等纂，《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
- 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正德元年刊本。
- 明・梅賾，《尚書考異》，嘉慶十九年《平津館叢書》本。
- 明・陳懋仁撰，清・任兆麟訂，《壽者傳》，乾隆間震澤任氏《心齋十種》本。
- 明・黃淳耀，《陶菴全集》，乾隆二十六年寶山學刊本。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于宗瑛，《來鶴堂詩鈔》，嘉慶二年《來鶴堂全集》本。
- 清・于鰲圖編，《滄來自記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嘉慶間刻本，1998。
- 清・方芳佩，《在璞堂吟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刻本，1997。
- 清・王文思，《昔夢錄》，收入王元增輯校，《先澤殘存》，1926，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清・王正功，《中書典故彙紀》，《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廷魁，《小停雲詩集》，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乾隆間刊本。
- 清·王其康，《王氏藝文目》，收入王元增輯校，《先澤殘存》。
- 清·王初桐，《海右集》，乾隆五十九年《古香堂六種》本。
- 清·王初桐，《嶠壑山人詞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慶間《古香堂叢書》本。
- 清·王劫，《尚書後案駁正》，咸豐十一年刊本。
-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昶，《湖海詩傳》，《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昶等纂修，嘉慶《直隸太倉州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植，《崇雅堂稿》，乾隆間原刊本。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本。
- 清·王鳴盛，《曲臺叢稿》，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求野堂刻本。
- 清·王鳴盛，《西泚居士集》，道光三年自怡山房刊本。
- 清·王鳴盛，《西莊始存稿》，《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三十四年重訂三十卷本。
- 清·王鳴盛，《周禮軍賦說》，《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鳴盛，《尚書辨》，道光十五年《青照堂叢書》本。
- 清·王鳴盛，《耕養齋集》，收入沈德潛編，《七子詩選》，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刻本。
- 清·王鳴盛，《耕養齋遺文》，收入王元增輯校，《先澤殘存·續編》，1926，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清·王鳴盛，《蛾術編》，《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王鳴盛，《蛾術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海寧楊文蓀述鄭齋鈔本。
- 清·王鳴盛，《謝橋詞》，收入王元增輯校，《先澤殘存》。
- 清·王鳴盛、錢大昕、王鳴韶，《練川雜詠》，收入王元增輯校，《先澤殘存》。
- 清·王鳴盛編，《江左十子詩鈔》，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三十年原刻本。
- 清·王鳴盛編，《江浙十二家詩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三十年原刻本。
- 清·王鳴盛編，《苔岑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三十二年三槐堂刻本。
- 清·王鳴盛編，《練川十二家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乾隆二十九年原刻本。

- 清·王鳴盛編，《寶山十家詩》，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刻本。
- 清·王鳴韶，《鶴谿文編》，長沙：湖南省圖書館藏原稿本。
- 清·王德宜，《語鳳巢吟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影印嘉慶二十四年刻本，2010。
- 清·王豫，《種竹軒詩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慶七年刻本。
- 清·王鴻逵，《曹學士年譜》，嘉慶間藍絲欄抄本。
- 清·王闓運纂，《湘潭縣志》，光緒十五年刻本。
- 清·石鈞，《清素堂詩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本，2007。
- 清·石韞玉纂，《蘇州府志》，道光四年原刊本。
- 清·任兆麟，《述記》，《心齋十種》本。
- 清·任兆麟，《夏小正補注》，《心齋十種》本。
- 清·任兆麟輯，《四民月令》，《心齋十種》本。
- 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
- 清·江藩，《爾雅小箋》，《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余蕭客，《古經解鈎沈》，臺北：廣文書局影印道光二十年魯氏補刊本，1972。
- 清·吳長元，《宸垣識略》，《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光緒三十四年上海集古齋石印本。
- 清·吳泰來，《硯山堂詩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間刊本。
- 清·吳偉業撰，靳榮藩注，《吳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吳授燾輯，《敦素園七子詩鈔》，乾隆三十四年原刊本。
- 清·吳烺，《杉亭詩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抄本。
- 清·吳莊，《豹留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刻本，1997。
- 清·吳嵩梁，《石溪舫詩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1987。
- 清·吳照，《說文字原考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五十七年吳氏家刻本，1997。
- 清·吳照，《說文偏旁考》，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刻本，1997。
- 清·吳照，《聽雨齋詩集》，乾隆五十九年南昌刻本。
- 清·吳錫麒等，《武林新年雜詠》，乾隆四十年刊本。

- 清·吳鎮，《松花菴詩集》，乾隆三十七年原刊本。
- 清·吳鎮，《蘭山課業松匡詩錄》，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刻本。
- 清·吳騫，《吳兔牀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歷代日記叢鈔》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2006。
- 清·吳騫，《拜經樓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呂耀斗等纂，《丹徒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光緒五年刻本，2008。
- 清·李大儒，《愚菴詩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原刻本。
-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李文藻，《恩平程記》，收入《李文藻四種》，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出版年不詳。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揚州：廣陵書社《中國風土志叢刊》影印本，2003。
- 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光緒十七年湘陰李氏刊本。
- 清·李廣芸，《稻香吟館詩稿》，《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汪啟淑，《劄葦詩存》，《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汪棣，《春華閣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刻本。
- 清·汪縉，《汪子詩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沈淦等纂，《洞庭沈氏重修宗譜》，道光十二年活字本。
- 清·沈彤等纂，《震澤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光緒十九年吳郡徐元圃刻本，2008。
- 清·沈景運，《浮春閣詩集》，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 清·沈德潛，《歸愚詩鈔》，《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沈德潛編，《吳中七子詩選》，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十八年刻本。
- 清·阮元，《定香亭筆談》，《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阮元，《清經解》，道光間廣東學海堂刊本。
- 清·阮元，《擘經室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1993。
- 清·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嘉慶間南匯吳氏聽彝堂《藝海珠塵》本。
- 清·周春，《毫餘詩話》，《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周春，《爾雅補注》，《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周廣業，《季漢官爵考》，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 清·周廣業，《蓬廬文鈔》，一九四〇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 清·杭世駿，《道古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法式善，《清秘述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
- 清·法式善，《陶廬雜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邵珥輯，《師友尺牘偶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清經解》本。
- 清·金曰追，《儀禮經注疏正譌》，《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金兆燕，《棕亭詩鈔》，《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姚燮、汪照輯，《宋詩略》，乾隆三十五年竹雨山房刻本。
- 清·段玉裁，《經韻樓集》，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刊本。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嘉慶間經韻樓刊本。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1995。
- 清·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一九三六年《安徽叢書》本。
- 清·段溶源編，江蘇金壇《段氏家乘》，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七年木刻活字本。
-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同治七年廣東書局重刊本。
- 清·紀復亨，《心齋詩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 清·胡文英，《屈騷指掌》，《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胡克琢等纂，《新修曲沃縣志》，乾隆二十三年原刻本。
- 清·胡敬，《西清筭記》，《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韋謙恆，《傳經堂詩鈔》，《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孫岱，《歸震川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明代名人年譜》影印光緒六年刻本，2006。
- 清·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孫致彌，《欽左堂集》，臺南：莊嚴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乾隆間刊本，1997。
- 清·孫馮翼，《灌叅莊稿》，收入《天津圖書館珍藏清人別集善本叢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 清·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光緒二十四年廣雅書局刊本。
- 清·徐明琚等纂，《東園徐氏宗譜》，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七年世德堂刻本。
- 清·徐時作，《茶堂節錄》，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三十年崇本堂刻本，1997。
- 清·徐堅，《緄園詩鈔》，蘇州：蘇州市圖書館藏乾隆五十九年遊溪草堂刻本。

- 清·徐達源輯，《紫藤花館藏帖》，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本。
-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原稿本。
-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乾隆二十九年味經窩刊本。
- 清·翁照，《賜書堂詩稿》，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重思齋叢書》本。
- 清·翁廣平纂，《平望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光緒十三年吳江黃兆樾重刻本，1992。
- 清·袁廷禱輯，《霜哺遺音》，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慶間臥雪草堂刻本。
- 清·袁枚，《隨園八十壽言》，光緒十八年勤裕堂交著易堂印本。
- 清·袁枚，《隨園詩話》，《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馬光裘，《長笛書樓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八年原刻本。
- 清·高如圭原纂，萬以增續纂，《章練小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國七年鉛印本，1992。
- 清·張其錦編，《凌次仲先生年譜》，《校禮堂全集》本。
- 清·張紹南編，《孫淵如先生年譜》，光宣間江陰繆氏刊《藕香零拾》本。
-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張錫爵，《吾友于齋詩鈔》，臺南：莊嚴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乾隆刻本，1997。
- 清·張鏞，《思誠堂詩集》，光緒間刊本。
- 清·曹錫寶，《古雪齋詩》，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刻本。
- 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 清·陳黃中，《東莊遺集》，乾隆間大樹齋刻本。
-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 清·陸芳槐，《果齋詩鈔》，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原刊本。
- 清·陸昶輯，《歷朝名媛詩詞》，乾隆三十八年紅樹樓刻本。
- 清·陸肇域、任兆麟纂，《虎阜志》，乾隆五十七刊本。
- 清·彭啟豐，《芝庭詩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乾隆間刊本，1997。
- 清·惠棟，《九曜齋筆記》，《聚學軒叢書》本。
- 清·惠棟，《松崖文鈔》，《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光緒二年刊《曾文正公全集》本。
- 清·湯成烈等纂，《武進陽湖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光緒五年刻本，2008。

- 清·湯啟祚，《春秋不傳》，臺南：莊嚴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嘉慶二十四年刻本，1997。
- 清·焦循，《里堂札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焦氏稿本，收入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09。
- 清·程晉芳，《勉行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續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光緒四年刊本。
- 清·程瑤田，《讓堂亦政錄》，一九三三年《安徽叢書》本。
- 清·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同治末至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2008。
- 清·馮浩，《玉溪生詩詳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刻本。
- 清·馮登府，《閩中金石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黃之雋等纂，《江南通志》，乾隆二年重修本。
- 清·黃錫蕃，《續古印式》，上海：上海博物館藏乾隆六十年鈐印本。
- 清·楊名時，《楊氏全書》，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氏水心草堂刊本。
- 清·楊震福等纂，《嘉定縣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光緒間刻本，1991。
- 清·葉佩蓀，《學易慎餘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熊其英纂，《吳江縣續志》，光緒五年刊本。
- 清·臧庸，《拜經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臧琳，《經義雜記》，《拜經堂叢書》本。
- 清·褚寅亮，《儀禮管見》，《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趙文哲，《嬋雅堂詩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影印乾隆間刻本，2007。
- 清·趙良霸纂，《旌德縣志》，旌德呂氏影印嘉慶十三年本，1925。
- 清·趙翼，《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7。
-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詩》，《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劉王，《戒亭詩草》，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刻本。
- 清·潘奕雋，《三松自訂年譜》，道光十年刻本。
- 清·潘奕雋，《三松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潘衍桐，《兩浙輞軒續錄》，《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蔡奕璘，《西村詩草》，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間寧儉堂刻本。
- 清·蔣士銓，《忠雅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蔣業晉，《立厓詩鈔》，嘉慶間長洲蔣氏交翠堂刻本。

- 清·諸玉衡，《醉月西廬古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末刻本。
- 清·鄭王臣，《蘭陔詩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 清·魯九皋，《山木居士外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 清·蕭魚會、趙稷思纂，《石岡廣福合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嘉慶十二年刻本，1992。
- 清·錢大昕，《竹汀日記》，光宣間江陰繆氏刊《藕香零拾》本。
-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9。
- 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9。
- 清·錢大昕編，錢慶曾續編，《竹汀居士年譜》，嘉慶十一年《潛研堂全書》卷首。
- 清·錢大昭，《兩漢書辨疑》，《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錢塘，《溉亭述古錄》，儀徵阮氏《文選樓叢書》本。
- 清·錢載，《蘅石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錢維城，《茶山文鈔》，乾隆四十一年眉壽堂刻本。
-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1987。
- 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鮑氏刊本，1921。
- 清·戴震，《戴東原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謝啟昆，《小學考》，《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瞿中溶編，《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劉氏《嘉業堂叢書》本。
- 清·嚴長明纂，《西安府志》，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 清·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續修四庫全書》附王昶《春融堂集》後。
- 清·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嚴蔚，《詩考異補》，乾隆四十九年二酉齋刊本。
-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續修四庫全書》本。
- 清·不著撰人，《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不著撰人，《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
- 清·不著撰人，《嘉定縣歷科入泮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 清·不著撰人，《甌北先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甌北集》附錄。
- 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陳鴻森

- 近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
- 近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近代・王元增輯，《重刻明修王氏世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九二五年鉛印本。
- 近代・王元增纂，《續王氏世譜》，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九二五年鉛印本。
- 近代・胡玉縉，《許廣經籍題跋》，收入《續四庫提要三種》，上海：上海書店，2002。
- 近代・徐世昌編，《清儒學案》，一九三八年天津徐氏刊本。
- 近代・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續修四庫全書》本。
- 近代・楊鍾羲，《雪橋詩話》，民國間吳興劉氏刊《求恕齋叢書》本。
- 近代・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近代・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
- 近代・蔣汝藻，《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密韻樓原稿本，1974。
- 近代・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錄》，一九三〇年江寧鄧氏刊本。

二・近人論著

王欣夫

- 2002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重民

- 1983 《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玉麒

- 2006 〈元白先生所藏《窺園圖記》題跋〉，《文獻季刊》（北京）2。

江慶柏

- 2007 《清朝進士題名錄》，北京：中華書局。

李根源

- 1926 《吳郡西山訪古記》，上海：泰東圖書局。

袁行雲

- 1994 《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柴德賡

- 1982 《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曹允源、李根源纂

- 1933 民國《吳縣志》，蘇州：文新公司。

郭味蕓

- 1958 《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陳鴻森

- 2007 〈臧庸年譜〉，《中國經學》2。
2012a 《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b 《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待刊 〈周廣業年譜〉，稿本。

單小英

- 2004 〈王鳴盛錢大昕跋袁氏詩稿二則〉，廣東省文物鑒定站編，《文物鑒定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冊。

黃文相編

- 1947 〈王西莊先生年譜〉，《輔仁學誌》15.1/2。後收入《年譜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71。另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閔爾昌編

- 1927 《江子屏先生年譜》，原刊本。

虞萬里

- 2009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解題四篇〉，《傳統中國研究集刊》6。

劉盼遂輯

- 1936 《經韻樓文集補編》，收入《段王學五種》，北平：來薰閣書社。

A Chronology of Wang Mingsheng's Life and Scholarship, Part Two

Hung-sen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ang Mingsheng (1722-1797) was a towering figure in the fields of philology and historical exegesi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only extant chronology of Wang's life and scholarship is Huang Wenxiang's *Wang Xizhuang Nianpu* (Chronology of Wang Xizhuang),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47. Nevertheless, Huang's work sustains many inadequate omissions, and many of the listed dates are erroneous. The work also provides little information on Wang Mingsheng's literary career between 1765 and 1797, namely from the middle of Wang's life to his death. This neglect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after 1765, Wang himself had not published any of his writings in collected form. Previously, I have compil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of Wang's scattered or unpublished essays into a study titled *Xizhuang Yiwen Jicun*.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 proceed to examine these writings, while cross-referencing *Hexi Wenbian* (The Essays of Hexi) by Wang Mingshao (assumed name: Wang Hexi), the brother of Wang Mingsheng. In addition, I utilize the genealogy of the Wang family and Wang Mingsheng's *Yishu Bian* (Essays of Ant-like Diligence), which includes exegesis studies. All of these sources have been overlooked by previous scholars. Having examined the literary and chronological evidences provided in the sources mentioned above, I am able to present a much more verified and updated chronology of Wang Mingsheng's life and works than Huang can offer. Finally, an Appendix, "A Study of Wang Mingsheng's Works" is added to this chronology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themes and editions of Wang's oeuvre.

Keywords: chronology, Wang Mingsheng, the Wu School, Qianjia learning and evidential studies